KUOWEN WEEKLY, ILLUSTRATED

Vol. II. No. 14 APRIL 19, 1925

國聞週報

第二卷十四期

KUOWEN WEEKLY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出版

一九二五年之土耳其

中國之海軍

法國民生之寫照

傀儡之家庭

北京電影事業之情況

中華郵務局立券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山東路二〇二

國聞週報社發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價表

	一期	每月四期	每季十三期	半年廿五期	全年五十期
現款及兌票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五	元

郵費代價作九五扣以半分至一角者爲限

郵費表

本埠一分二 分六 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本國及日本一分四 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五 角

郵會各國四分 一角六分 五角二分 一 元二 元

廣告價目

地位	一期	四期	十二期
全面	二十元	六十四元	一百八十元
半面	十元	三十二元	九十元
四分之一	五元	十六元	四十五元
六分之一	四元	十四元	四十元

一底頁外面及論說封面照表加倍

一封底面裏頁照表加半

十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及色紙價目每期加洋壹元

一廣告如用圖板可由本報代備照收製版費

一刊登廣告在十二期以上價目從廉臨時面議

一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費餘俟出版時收清

一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

一廣告文中西均可

一在登載廣告期內奉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二號　北京宣武門內松樹胡同三十七號　漢口洪春里二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上海浙江路清和坊三弄三十號及一弄五十三號

寄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分售處

- 上海　國聞通信社總社中華書局泰東書局及各大書坊
- 北京　國聞通信社
- 漢口　國聞通信社及各大書坊
- 廣州　光東書局　石經堂
- 濟南　齊魯書社
- 南昌　江南會館文元里內本報經理處
- 天津　華昌派報社及各書坊
- 南京　總經理處門帘橋樂天書館　代售處門帘橋啓明書社
- 蘇州　觀前街振新書社
- 常州　局前街新華書社　大街商務圖書局　廿棠橋下日新書社
- 通州　翰墨林
- 揚州　埂場街梅枝書局
- 蕪湖　蕪關中學文士先先生
- 成都　絲棉街六十九號
- 開封　統一派報社
- 奉天　會文堂
- 鎮江　第六中學

上海各界追悼孫公中山 (四月十二日)



追悼會會場



孿生之奇觀

美國松塔洛賽城 Santa Rosa 居民。孿生者之多爲各城冠。右圖列孿生男女十六雙。年齡最高者六十歲。最幼者爲三歲。



赴英之喇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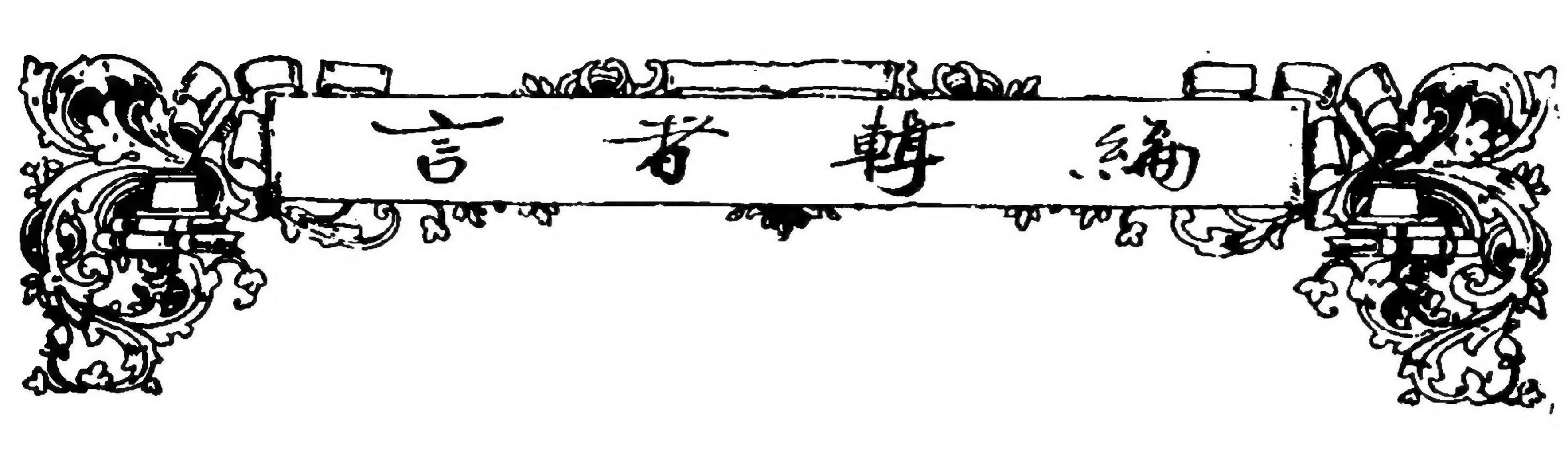
西藏喇嘛赴英者。在倫敦對報館記者談話。稱輪船爲水上之屋。稱火車爲飛行之室。稱車頭爲噴烟之鬼。英人傳爲笑談。此影卽在英時所攝也。



靜坐整容妝
竝讀報章
婦科白鳳丸
頌美聲洋々
（江頭人）
請認明仿單盒面均有農商部給獎一等獎章
白鳳丸不特調經活血且有開胸散鬱之妙婦女之多愁多病者久服自覺心氣舒暢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明和各種化粧香品
請用梳粧牌
銀花香精
寶光潤髮香水
花露水
請認明農商部註冊梳粧牌
玫瑰生髮香油
潤面妙容霜
夏日荷花霜
妙容爽身粉
白蘭爽身粉
潤膚麝香蜜膏
各埠大藥房洋廣貨號香粉舖永安公司均有經售
總發行所上海七浦路
電話北3409 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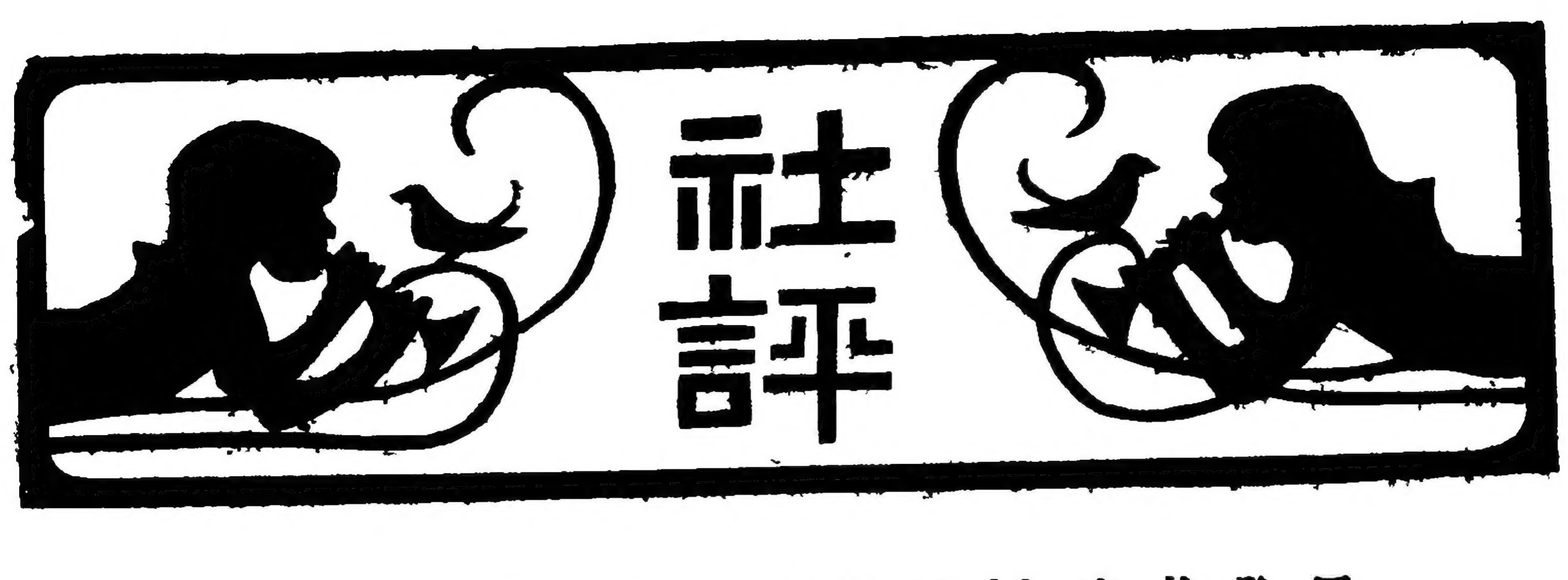
△中國海軍創辦於李鴻章之手、數十年來、一無進步、本期所刊「中國之海軍」一文、對於海軍之歷史、沿革、內幕、敘述詳盡、皆個中人經歷之談、幸讀者勿以普通紀事讀之、

△兵凶戰危、盡人所知、軍興之後、則民生益感困苦、「法國民生之寫照」一文、述法國在大戰後民間之困苦艱難、以及對政治方面發生之影響、足爲黷武好兵者之殷鑒、

△本報不久將有「新政治與舊政治」一文發表、對中國政治作貼切的評論、先此預告、卽希注意、

我國西北幅員遼廣、地利無窮、若加與發、利源深長、且近今移民墾殖、已在進行、本期所載西北墾務大綱、出自專家計畫、揭而出之、俾世之經營邊殖者、有所參考也、

目錄



善後會議之善後

政之

善後會議開會之初。吾人推測不外有三種現象。（一）有大實力者沉默觀望。不輕主張。（二）實力薄弱者對政府提出許多要求。懷抱若干希望。政府之力不足以應之。則失意怨望之聲隨起。（三）加入會議之議員政客。或發空泛無當之政譚。或作不能實行之提案。與善後會議之本旨渺不相涉。（見二月八日發行之第二卷第四期本報）由今觀之。吾所預言無一不中。溯自開會以還東北代表除以反對聯治案不肯出席外。在會場絕少發言。而馮胡代表亦從未有露骨之活動。蓋此等具有實力者之代表。凡有主張悉須秉承上意。且以地位重要之故。其責任心亦當然較一般流動的政客爲重。至於實力薄弱之人。希望於政府者甚奢。一不如願。即示怨望。如熊克武之退出會議是也。依熊之意。以爲楊森之返川。賴從前曹吳之助。今既與段氏契合有年。則援楊森之例。求北方之援。俾對川作捲土重來之舉。似非過分。抑知熊之在川。所仇者不止楊森一人。段果助熊。則川局立見破壞。熊亦豈有成功把握。段非曹吳之徒。詎能獎勵報復犧牲地方。若夫頓兵鄂邊。則蕭耀南洪表反對。久駐湘境。則趙恆惕密議驅除。熊之環境固艱。在他人亦眞有愛莫能助之苦。以此怨段。段誠無如之何也。善會之最大目的。不外軍事之收束。財政之整理。與國民會議之召集方案。外此則胥爲節外生枝。斷非善後會議所能議及。乃開會之始。各方未將題目認清。誤以該會爲萬能之物。提案之多。令人咋舌。尤以加入之議員政客。馳騖玄想。好發空論。爲最耗時間。即如聯省自治一案。明係憲法問題。乃必欲提出於該會。引起許多誤會。延擱許多時日。迄於最後。會員感情之不甚融洽。仍以該案爲最大暗礁。說者謂政府特聘各流。到會搗亂。迫非無稽。蓋延誤會議之進行者。確多爲政府特聘之會員。與實力派代表無與也。今政府於會期屆滿之數日。竭其智力疏通運用。就大勢觀察。既有財政軍事兩委員會任將來之籌議。又有臨時參政院謀實力派代表及議員政客之安插。善後會議之善後。既有辦法。則國民會議條例之完成。終當有望。善後會議之成績。本只能如此也。

吾人以爲國人缺乏運用新式政治之能力。乃南北一般之現象。其病根在於不能集中精力。每喜拋却本題。旁騖枝葉。以致用力多而成功少。今後宜合全國之力。促成正式憲法。進行建設計畫。在憲法未成立前。各方宜相忍爲國。暫維現狀。勿使大局動搖。憲法無成。國事將益無辦法。此固非政府一方之責任。全國國民胥應有此覺悟也。

（四月十六日）

金佛郎案

冷觀

數年來外交上一重要懸案之金佛郎案。邇日有業已解決之說。雖政府方面尚未正式宣布。然中法兩方固亦未爲否認之聲明。則解決之訊。當非盡虛。吾人所不解者以如此舉世注目之鉅案。政府果有不得不解決之理由。則自應在未解決前儘量公開，以袪世人之惑。藉曰事關外交有不容片面的先期揭布之自由。則一經解決，自應立將關係文件悉予公佈。以求國人之公判。顧何以一方盛傳簽字。一方仍無所表示。此誠令人大惑不止者也。

查金佛郎案之起因。由於民國十一年七月九日法國用庚子賠款恢復中法實業銀行之中法協定。而承認用金則定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十日黃郛任外交總長任內之正式照會。若追溯其以前經過。則根本上不合理由者。爲法國一方退還庚子賠款。一方又以之爲恢復一家私立銀行之用。與原來吾國人退款興學運動之用意。大相逕庭。即與法國方面最初退款宗旨亦不符合。蓋當民國九年法國現任衆議院議長班樂衛君來華，我國待以國賓之禮。政學兩界款待尤優。經向班君聲請。請在法國國會提議。退還我國此後應交之庚子賠款。移用於中國教育界上。一如美國辦法。同時我國僑法學工各界亦合力運動，班君遂在衆議院提案。卒得大多數之贊成通過。彼時賠款用途固純在教育。未幾此案移付參議院。適法政府議及已閉中法實業銀行之復業。始有議員提議。以退款之一部。提撥該銀行作爲中國應找之官股股本。亦卽通過。自此遂將原定主旨變更。然在法國政府犧牲許多。以救濟私家倒閉之銀行。固亦深慮議院不能通過。故仍借擴充中法兩國教育爲題。大爲鼓吹。迄既通過之後。通盤核算。則庚子賠款數目。不過僅足敷中法實業復業之用。教育基金。本係正文。反無款可撥。按照法國計算。只允每年給一百萬金佛郎，爲數僅占法國應得賠款十五分之一。其去吾人退款興學之希望。可謂至極遼遠。按理本無成立中法協定之理由。乃中政府不特承認中法實業銀行以庚子賠款復業。黃郛且以正式照會承認賠款用金。大錯久已鑄成。外交上直無翻案之餘地，自後雖以政治上之原因。延宕該案之解決。而其不能終爲懸案則稅務司之以金幣扣存賠款。法政府之延緩關稅會議。皆足迫吾人以不能長此遷延。是此案在事實上非辦之問題。乃如何辦之問題。所謂如何辦者。既稱外交案件則折衝樽俎。當然無絕對主張之可能。而權衡輕重之間，應盡其最善之努力。以圖減輕損失。此其一。從前辦理茲案。每有私人利害參雜其中。承辦之人一有私關係則無論如何。不能求諒於天下。今若解決。宜取光明，此其二。此案內容雖未公布。就中法雙方迭次非公式所宣示。則(一)民國十一年七月九日中法協定法國方面抱定金佛郎付款之辦法，法使兩次照會均有金法郎字樣。今則切實聲明以一九零五年之換文所採兌滙方法計算。於金紙之間折衷付款。(二)原協定之意義。此款之主體爲法國政府。今則中國政府爲中法銀行之債權者。與前之純負債務者不同。(三)原協定中雖亦有無利證劵交與中國政府之言。而償還方法則未提及一言。今則改爲借款之抵押品由銀行負責淸償。(四)原協定中敎育費一項每年定爲一百萬法郎今則改爲借款利息。爲數至少美金二十萬元。並應增至二十五萬元。(五)原協定中法銀行資本中國僅認三分之一。今則改爲二分之一。與法國相等。此外於債劵分配。欠款撥還債劵担保各節，均有較原協定爲周密之修正。視王克敏時代之談判自屬進步。除二十三年借

款未列利息一點外。衡諸兩害相權取其輕之義。僅可求國民之諒解。惟惜僅交司法部審核而未提善後會議公開討論。爲當局本身利害計。實覺不大值得耳。(四月十六日)

胡景翼逝世與豫陝局勢

誠夫

豫督胡景翼。業于本月十日逝世。胡爲此次豫戰中之重要人物。亦爲國民軍系之中堅。豫西戰事方平。胡遽棄世。其所牽連而予豫陝兩省之影響如何。自不無注意之價值。

現在豫省軍隊。合胡孫兩部計之。不下二十萬人。河南地瘠民貧。且屢經戰事。地方上之供給。早不克勝任。胡孫兩軍駐地。復犬牙相接。時有發生糾葛之可能。胡孫之亟圖向陝發展。要非無因。故馮胡屢有請劉孫岳督陝之舉。其目的卽爲使孫岳另得地盤。所部可以早日離豫。俾豫局得以鞏固。今胡氏旣亡。乃引起下列之問題。(一)河南督辦何人繼任。(二)胡部何人承統。(三)陝省督長問題。能否由此解決。

關于豫督之繼任人選。現以孫岳岳維峻呼聲最高。就豫省現局觀察。似亦不能於岳孫二人之外。另有第三人者出。孫爲原來豫省長。且所部正患無地盤。政府亦正無法安置。以孫督豫。似不失爲一種辦法。但岳維峻之圖得地盤。其急切之程度。不下於孫。入陝之議。岳前主之最堅。此次胡病。卽以岳代理。近水樓台。岳亦未必肯輕棄。且一部分陝軍將領。不無與岳沆瀣一氣之概。故岳孫二人之孰得繼胡。乃極可討議之問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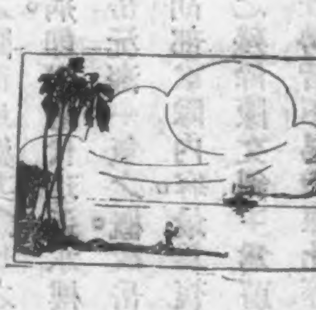
胡部軍隊內容。最爲複雜。自身之陝軍而外。有豫軍之米振標部。有直軍之殘餘陳文釗于爲蔚部。及由粵邊回豫之樊鍾秀部。岳維峻孫岳二人。在勢皆不易指揮此等軍隊。是故大軍閥之死亡。在理論上固堪爲相當之慶幸。而實際上則死亡之後。仍不免有繼起之人物。再不幸而裂成無數之小軍閥。割裂把持。無所不爲。則爲患且益烈。今後豫省情勢。殆不免有形成多數小軍閥之概。至于與豫省牽連而及之陝省督長問題。久擱未決。覬覦之者。環伺左右。已迫不及待。前次逐鹿者有吳心田孫岳岳維峻。今岳孫二人中。旣必有一人督豫。于是而爭陝省地盤者。乃無形中減少一人。爭之者旣少。陝局問題或比較的容易解決。亦未可知。

胡氏督豫。甫四閱月。其足爲留予豫人之印象甚少。胡憨兩軍酣戰月餘。豫人備受塗毒。其咎雖尙不盡在胡。而胡之未能種福豫人。則可斷言。胡之生死。不能有影響于豫省大局。亦至明易。惟今後繼任胡氏之人物能否優於胡氏。則殊難預測耳。

苦樂不均

美國國務卿許士(Hughes)有功於世界和平。當華府會議氏最出力時年俸僅得一萬二千元。若拳術家譚潑賽(Semqsey)奏藝數分鐘卽得百萬圓。又如潘興上將(Pershing)統軍參加歐戰時年俸僅得一萬元。若歌劇家麥珂麥克(Mc Cormark)每唱一留聲機片卽得一萬元之酬勞。苦樂之不均。於此可見。





中國之海軍（一）

千筆述

中國海軍。至今日而銷沉已極。主其事者視軍艦若私物。翻雲覆雨。惟利是好。其風紀之壞。實較陸軍爲尤甚。外人每譏中國軍隊勇於內爭。海軍尙不足以語此也。海軍既衰頹至此。激者遂有倡爲廢除海軍之論。實則海軍關係關防。綦爲重要。而其創造之艱苦困難。亦有悠久之歷史。吾友吳君煦泉。曾充廣州政府海軍參謀長及接洽海軍特派員。於海軍歷史及離合情形。知之頗稔。特丐其詳爲口述。而由余筆記之。聊供國人留心海軍事業者之參考。或亦足以振起海軍界之頹風乎。至筆述倘有紕謬。則記者之責也。

中國海軍之先輩

薩鎮冰將軍

海軍之興廢

其初中國無所謂海軍也。清季國勢寖衰。外交失敗。當時憂國之士。已有感於非振興海陸軍無以圖強。而荷蘭適有萬國國際會議之召集。列中國於四等國。其理由則以中國祇有陸軍而無海軍。於是辦海軍之心益決。而李鴻章主持尤力。由沈葆楨左宗棠上奏摺。設水師籌備處於北京。以滿漢大臣各一主其事。在福建馬尾設船政局。向英德各國訂造船隻。有鎮遠定遠等若干艘。載重八千餘噸。規模甚大。一面復派學生赴英日兩國留學。以造成人才。是時水師提督爲葉某。而副提督兼教練則聘英人。故海軍之組織訓練。悉仿英式。馬尾地本荒僻、爾時經營頗費心力。以成一海軍之雛形。復聘法國工程師建造船塢。積極籌劃。羅星塔之船塢。面積雖不甚大。而全以石質砌成。精緻無比。爲世界著名船塢之一。據聞此船塢最初爲法國某鉅商斥私財所辦。所耗達百餘萬。蓋是時上海香港之航路。尙未開闢。歐西東來之船。必經馬尾。在此修理加煤。極爲便利。某以爲必可獲厚利。無如厥後香港上海相繼興埠。馬尾遂不復能保持昔日之觀。其鉅商以積虧過鉅。抑鬱自殺。而以船塢售諸中國。馬尾船廠有如此優良之船塢。頗能自造船隻。如通濟保民兩艦。均係該處所建。載重達二千噸。是時清廷既一意振頓海軍。而海軍兵士。氣概亦盛。雖

其舉動不啻爲吾人所贊同。要亦異於今日頹靡之情狀也。當時定遠艦奉命赴日。停泊神戶。其自碼頭上運米入艦。故以一手提之上肩。絕不費力。日人見者均爲咋舌。蓋日米每袋之重。乃達二百斤左右也。又該艦泊神戶時。水手登陸。偶與美艦舢板互撞。發生衝突。鎮遠水手遂辱歐美水手。明日美艦水手不能休。由艦長向提督丁汝昌提出交涉。丁恐欲向美艦陪罪。以責各艦。而鎮遠船長劉某堅持不可。請下令集合其餘各艦準備抵抗。丁不允。劉部下令水手登陸示威。美艦聞其事。則下令禁水手登陸。復派員赴美艦調和。事始解。其強硬如此。

海軍既有此蓬勃之象。宜乎有振興之望矣。迺幸運不佳。繼之卽有甲午一役之慘敗。甲午之失敗。論者每歸咎於李鴻章。然按之實際。則以李稔知中國之實情。以海軍新創訓練未成。本不主戰。而英人則以中國海軍係其所教練。礙於面子。竭力主戰。慫恿丁汝昌開釁。及戰作。中國以虎威策電龍翔舞鳳爲先鋒。四船各僅三百餘噸。置十二吋口徑大炮。俗所謂蚊子艦也。旗艦爲鎮遠定遠二艘。其餘參戰者。則有廣甲廣丙等艦。各艦成一字形。向前並進。在距日艦一萬米達時。卽發砲擊之。維時日領司令爲中將大鳥。下令各艦無論中國砲火如何强密。非至距離三千米達時不許發砲。一意鼓輪前進。及至三千米達距離時。中國砲火力已薄弱。日艦乃以猛烈之砲火進攻。其初日艦陣勢亦作一字形。惟日艦以主力艦置中。而中國則以主力艦置兩側。及以砲火衝開中國艦隊。則以兩主力艦分向左右包圍之。轉成一人字形。中國艦隊乃被困於劉公島。然是時雖已被困。未始遂無挽救希望。蓋魚雷隊左司令蔡廷幹右司令王平乘夜潛出威海衞口。至烟台達電淸廷。報告海軍已遭全軍覆沒。淸廷得電聞已。[illegible]向日本請和。而是時被困之艦隊。亦不復思戰。被俘者甚衆。是時廣利艦長程璧光。以爲此時惟有和戰兩途。不能決一死戰。則惟有低首求和。及得淸廷請和令。乃賚降書赴日。而該艦大車黎元洪則投海。以得救獲免。及事畢。淸廷得悉戰事實情。大震怒。下令欲逮捕蔡王。就地正法。蔡王均避匿。至被俘之各艦。鎮遠今尙在日本充練習艦。猶待見其船身上嵌有若干。未炸發之砲彈。蓋是時日艦砲火。密集鎮遠定遠。砲彈中船身嵌鐵板上。不得入。亦未能炸裂。亦以見製造之堅固矣。當時船上水手。閩粤人居多。據曾參預其事之軍官云。艦中閩人。一聞砲聲。有放聲大哭者。故戰事結束。艦旣被俘。軍官士兵悉被逐。威海衞劉公島一帶。

中日海軍戰爭之形勢

(日)
(主　力)
(主力)　(主力)
(定遠)　(鎮遠)

海軍重要將領

自左至右第一人為楊樹莊第六人為湯廷光第七人為鄭祖彝第八人為林葆懌第九人為薩鎮冰

津魯水手。驍勇善戰。以是卹閩人。故威海衛一帶閩水手之被殘殺者甚多。

甲午以後。中國已有萌芽之海軍。悉遭摧殘。惟李鴻章赴日媾知以後。益感於海軍之不可一日廢。因有重振旗鼓之計劃。因籌款五千萬。為重振海軍經費。在英國訂造海圻海天等巡洋艦（兩艘四千餘噸）在德國訂造海籌海容海琛等巡洋艦三艘。（二千餘噸）海圻艦今尚在綠青島溫樹德部。海天已在吳淞口遇霧沉沒。艦長卽劉冠雄。沉艦後。劉罪本應死。以袁世凱力保得免。故袁為總統。劉感知遇之恩。以死相報。海籌海容今在楊樹莊手。海琛在溫樹德手。爾時李鴻章既一意重振海軍。本有復興希望。而慈禧忽異想天開。以振興海軍費稱建頤和園。故海軍至是又受第二度之打擊。直至宣統元年。復向英國定造肇和應瑞練習艦兩艘。（二千餘噸）其機器名為透濱機（Turbin）為最新式者。其初兩艦能每時行三十六海哩。現則肇和僅能行五六海哩。蓋依透濱機例。每年小修一次。三年則拆卸重修一次。而中國則自民國以來。大修僅民國四年一次。故其機器幾成頹廢矣。應瑞亦以此故。每小時僅能行十海哩左右。光緒末葉之十餘年中。雖間有添造。如四江（江元。江亨。江利。江貞）六楚（楚同。楚有。楚豫。楚泰。楚謙。楚觀）然皆不滿千噸。且自日本定造。製造不佳。其餘練習艦尚有通濟保民兩艦。為二千餘噸。為木殼船。保民已於民國二年售於廣東水師。通濟於甲午時被俘送回。今尚存在。又有永豐永翔永健永績四艦。健績係日製。豐翔則為上海江南船塢仿健績兩船而造。四艦載重各僅八百餘噸，然均能航海。魚雷驅逐艦則有同安。豫章。建康。三艘。係德國製。載重五百餘噸。裝有四十五生的黑頭魚雷。初造時每時行三十六海哩。現當可行十七八海哩。飛鷹則在廣東。有烟囪四。戊戌政變。內自大沽口逐康有為至吳淞口。以十八小時而達。汽缸儲熱過度。遂廢。而康則在佘山登某外國兵艦而遁。另有小魚雷艇。辰宿。列章。四艘。裝三十五生的銅殼魚雷。輪送艦本祇福安一艘。參戰時沒收德奧船隻。添設靖安定安二艘。嗣定安以不合用。撥還福建警備司令部。而以華乙改名之華安填補其缺焉。砲艇有江鯤江犀兩淺水艦。僅可達宜昌等處。不能航海。又有海鷗。海鴻。海鳧。海鵠。四艘。重量雖僅二百餘噸。然可航海。此外尚有聯鯨一艦。前清季為洵貝勒坐船。裝飾雖宏麗。不能作戰時之用。中國今日海軍軍艦。大抵如此。其餘當有僅足供運送之小輪數艘。則無足道焉。



一九二五年之土耳其

蔡受百

土耳其帝國。向在蘇丹（Sultan）統治之下。其人民受專制之壓迫。已歷七百餘年。初其國勢甚強。常向前發展。但入後漸萎弱不振。外受強鄰之侮辱。內受暴君之摧殘。有病夫國之稱。惟于最近期內。其政治地位。竟突飛猛進。將種種束縛。悉行解除。成爲一自由獨立之共和國家。其新組成之國會。亦甚振發有爲。現土耳其政府。于管理方面。雖有種種不完備不公平之處。但其新起之領袖。皆富有幹才及毅力。願爲人民服務。願鞠躬盡瘁。以保存國家之主權。使其國在今日世界之文明國家內。得占一相當之地位。惟自一九〇八年之革命以來。其政治雖漸改善。而仍未能如人之意。人民方面種種熱烈之希望。尚未能一一實現也。

此新共和國。在精神方面。純採取泰西各國之思想。在形式方面。其政府之行動。係根據一九二四年春間在國會內通過之憲法。此中有數點。頗爲奇特。其國會祇有一議院。擁有立法及行政權。現共有議員二百九十人。每二萬男子內。得選出代表一人爲議員。國內之總統。係由國會選出。其任期爲七年。期滿後可繼續當選。其司法部係按國會特定之法律組成。與政府其他機關相獨立。但舉動不可違背憲法。所有回教法庭。無權審判世俗之事。而宗教方面之事件。則民事機關可從旁干涉也。

土耳其之憲法。規定其國內之人民。一律平等。無宗教及種族之別。如此則其國內之非回教徒約近一百萬人。亦爲土耳其人民。至于居留該地之希臘人民。及當歐戰內已割失之領土。其地所居之人民。則不計在內。現其全國人民總數若干。各方之估計。頗有參差。自七百萬至一千一百萬不等。大概以八九百萬爲最近情而當。一九〇八年以前。在帝國時代。其人口約達二千四百萬。以今比昔。已不可同日而語。其人民雖不多。而種族頗爲繁雜。若有不逞之徒。從中煽惑。卽不難使之互相傾軋。但若聽其自然。以公平之道待遇之。則亦可相安無事也。

一九二二年所簽訂之羅散條約（Treaty of Lausanne）。現已經各協約國承認。此約規定土耳其之疆界。包括小亞細亞及東塞雷斯二半島。但其國境之南。近摩蘇爾（Mosul）之處。一帶狹長之土地。面積雖小。而地位甚爲重要。土耳其及英國政府。對此雙方爭執已久。迄今猶未能定奪。簡言之。現土耳其之疆界。較歐戰前約縮減一半有餘。其國境成一長方形。自東至西約九百英里。自南至北平均約爲三百三十英里。在經

土耳其民族之領袖



基瑪爾夫婦

綫東二十六至四十六度。緯綫北三十六至四十二度。自土地範圍縮小。後管理方面可較統一。且割去之領土。其人民習性囂張。與之脫離關係。亦未始非土耳其之福也。

現今所稱為土耳其之土地。其地位至為重要。為全世界交通之中心。故列強對之。無不有垂涎之意。但此新共和國之人民。排外之思想甚強。決意欲將國內外人勢力。悉行剷除。並欲于外交方面。與各國權利及義務。彼此完全相等。不可危及土耳其之主權。其人民之態度如此。故其代表在羅散。對于歐洲各國。全無信任之意。堅持取消種種已訂之條約。對于外國人在其國內所辦之學校及實業者。抱仇視態度。毅然宣布。謂此後一切行動。須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國之干涉。但其人民雖心高氣傲。而其前途之障礙甚多。欲掃去一切困難。如其所願。恐正非易易。其內部因宗教關係。常有爭執發生。而歐洲各國外交家之欺凌。過激黨之宣傳。皆無時不足以使之墮入悲境也。

世界各國內。其商務與政治相糾纏。恐更無有如土耳其之甚者。君士坦丁堡一地。為各國所豔羨者已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年。蓋因在軍事方面既占極優勝之地勢。而商務方面。又為一分配中心也。現阿那托力亞（Anatolia）一帶。未開發之富源極多。亦為各國所深羨者。其地之商務。因頻年戰爭。不免較前減色。但迄今仍不失為一商業繁盛之地。仍為各地人民相爭之目的物也。

土耳其國之富源。大都未經開採。故于一九二四年。其進口超過出口甚多。總價額達七千五百萬元。當一九二三年時。祗三千五百萬元也。其進口貨之較重要者。為毛織物。麵粉。糖。罐頭牛乳。水菓。動物及植物油。煤油。五金器械。機器。牲畜。紙料。及各種零星奢侈品。其出口之大宗。為煙草。無花果。橄欖。葡萄。乾各種乾果。樹膠。甘草。鴉片。羊毛。生絲。金剛沙砥石。毛氈等。阿那托力亞平原。及沿海岸各地。產小麥。蔬菜。棉花。粗麻等物。農人多畜牧山羊。綿羊。水牛等。養蠶及捕魚。亦為其附帶事業之一。故其人民簡單之需要。可不仰助于歐洲各國。其中部平原。有數湖產粗鹽。黑海沿岸有數處產煤甚多。建築用之原料甚豐富。普通之木料亦多。現雖有小規模之製造廠。但偉大之工廠及實業機關。則在土耳其尚未之見也。

現經調查後。知其國內關于發展實業所需之材料。蘊藏者甚多。煤。鐵。銅。鉛。銀。及油。乃鑛產品內之大宗。但其所有之鐵道。祗長二千三百英里。且大都甚惡劣。雖有駱駝。驢。水牛等。能載甚重之貨物。但鑛產品之輸運。仍感困難。其海岸綫約長三千五百英里。船運事業。甚為發達。現農業方面漸知採用新式科學方法。其產量當可增加。總之土耳其于經濟方面。現正努力前進也。

各國見土耳其不但于商業方面。即于生產方面。皆富有發展之機會。又

因其人民既無智識與經驗。且缺乏資本。以創辦各種事業。而政府又甚懦弱。可以金錢或外交手腕誘之就範。故久已視之爲囊中物。現外國人士在土耳其境內、甚占優勢。已組有種種實業及商務機關、所辦之事業、較重要者爲礦業。絲織業。煙業。鐵路、船運、生利事業、進口及出口、保險業、銀行業等、其所組之公司內。較次等之職位。大都由非回教徒占據。其餘之事業。亦多由彼等經營也。

前土耳其帝國政府。因過于浪費、向歐洲各國借款甚多、故經濟方面、處處受國外債權人之掣肘。自新共和國成立。情勢爲之一變。其國民視此種情形爲有損國家威權最甚之事。故前所訂之條約。最近已向各國力爭。悉行取消。其外債已自一萬二千萬鎊（土耳其鎊）。減至八千萬鎊、其政府現方努力爭回管理國家收入及支出之權。對于償付外債。堅持用紙幣不用金幣、又憲法中規定。土其耳之人民。一律平等。故勸導各外國公司。盡力雇用回敎徒。勿使之向隅。且各公司皆須向政府註冊。年付稅款若干。無論外國人或本國人。皆須付甚高之所得稅及道路捐稅。但其征收手續。尚未能盡善盡美。其進口稅大體已由百分之十一。增至百分之五十五。總之此新政府對于經濟方面。無時不努力欲保留國家之主權。其前途究能順利否。今尚未可預料。有多種新創辦政府獎勵之實業。因經營者缺乏經驗及能力。已漸呈衰敗之象、在最近二年間。該國之商務。已不及前之興盛。外國公司、已倒閉者約達數十家。但尚有根蒂已深及新創辦有進取精神之大公司、努力向前發展。現君士坦丁及士麥拿（Smyrna）港口之商船、亦不若以前之盛。一切事業頗有蕭條之氣象也、

吾人若論土耳其人民。無經營實業之能力、此說實無理由。其過去時代中于畜牧農業。皆有甚佳之成績。惟現今所最感缺乏者。爲能力與資本。培養人材。乃敎育方面之事業。可于數年間發展之。國內之資本。則藉政府之援助、亦能漸漸增厚。近因頻年遭兵燹之災。阿那托力亞之大部分。已漸荒凉。國外之干涉。今尚未稍已、人民之遷徙者紛紛。政治及宗敎方面。皆呈紛亂之現象。故在短時期內。吾人于土耳其尚未能有多大之奢望。但目前之情勢•尚稱順利。且土耳其之人民。多勤苦耐勞。故一般久居該地有思想之人士、皆深信其前途甚爲光明。若時局能平靖無擾。則其興復經濟事業。成功可操左券也。

冷廬雜綴

■小棺材

清代有袁守中者。爲蘇州府城隍廟住持。案頭常置柴檀木小棺材一具。長三寸許。有一蓋。可闔可開、人或問其用處。袁曰。人生必有死。死則便入其中。吾怪世之人。但知富貴功名。利慾嗜好。忙碌一生。而不知有死者。比比是也。故吾每有不如意事、輒取視之。可使一心頓釋。萬事皆空。卽以當嚴師之訓誡。座右之箴銘可耳。聞者悚然。



法國民生之寫照

英 Sir Philip Gibbs
隱之 譯

紀卜里斐。爲英國名記者。近受美國世界雜誌 World's Work 之約。游歷歐洲各國。攷察其民生狀況。分篇紀載。寄美刊布。題曰悲慘之歐洲 Tragic Europe 茲篇紀述法國人民之狀況。閱此可知近世戰爭爲禍之般。茲譯述如次。

某日夜半。記者與一法國青年。同立於巴黎聖心禮拜寺之前。寺居孟漫脫爾 Montmatre 高地。由此矚顧。巴黎全市。盡在目中。時遠近華燈萬盞。朗若明星。遙望市中古屋尖銳之屋頂。矗然高聳。殿以空際之燈光。宛如以彩錦襯托之圖畫。克麗齊蔭路樂場之樂聲。風送入耳。音韻鏘然。遠近道上往來汽車之喇叭聲。亦頻頻傳來。記者感景象之繁華。不禁自語云巴黎今日固猶未改舊觀。孰謂其精神異於昔耶。語至此。彼法國少年聞而微笑。既而喟然曰。今日之巴黎。殊非戰前之巴黎矣。其中慘事。增加已不知幾許。從前樂事。都已風流雲散。可謂凡百都非。莫謂其未變舊觀也。少年此語所述。記者要非非絕無所知。第未覺其少年所述之甚。因叩其究竟。少年語曰。法國與巴黎。今昔迥然不同。惟此乃絕非居住兩星期之遊客所能洞悉。而其社會生活狀況。要亦非從繁熱之街衢。或孟漫脫爾宵夜俱樂部中所能窺見。從表面觀察。彼固未失其繁華綺麗。如和平大旅館等處。賓客之豪奢。通衢汽車往來之綿密。仍依然如故。商店陳列時新衣飾。炫奇競異。公共娛樂場所。遊客翩翩。亦與前無異。然一究其內幕。則雖得多少恢復戰後之瘡痍。其人民之困苦艱難。乃爲前所未有。表面上愈繁華者。其所受經濟之困難。亦愈甚。其生活程度。乃非一般男女所能堪。前途棘棘叢生。幾不知從何自解其糾紛也。彼通衢或孟漫脫爾徹夜之繁華歡樂。不過彼豪富外人之行樂圖耳。語至此。吾等乃偕至克麗齊蔭路一俄國酒館。得一瓶惡劣之香檳。價至一百十法郎。在坐者果皆英爲美及阿根廷人。在錫祿飯店亦然。滿座鮮聞法語。惟見法裝之美國婦女。隔座互相寒暄而已。

記者繼語彼少年云。吾儕曷往他處。一覩法國學生之娛樂狀況乎。因復偕至孟漫脫爾較僻之後街。入一狹小之法國式屋。斯地前爲薄漢明人 Bohemian 之商店。僅對岸之拉丁區居人民諗知之。時有畫家詩家臨此。至輒懸其外衣於壁間一耶穌畫像之下。今此景物。猶依稀當年。火爐之次。男女雜坐者多人。惟齋御俄式之衣。一老婦人方歌其自作法文之詩。此婦身世。余嘗聞之。蓋昔之奢放曾有名於巴黎者也。然不期今日乃貧而至此。時彼法國少年復語曰。此爲巴黎外人之又一景況。拉丁區之學生。今已無復至斯。或至他地尋樂者。緣皆以景況奇窘。不暇更有意於此矣。記者回憶從前。此地之樂通杜姆諸俱樂場。皆常有學生踪跡。乃追夫大戰開始以後。少年之戰死於梅恩松慕凡爾登者。如鐮下之艸。不可縷計。此間景況。始同時爲之一變。杜姆俱樂場。以時有中立國戰敗國人與夫間諜聚處。於戰事中被警察封閉。惟彼樂通等俱樂部。今雖存在。而情景亦已全非。設備既奢。索價亦昂。轉成爲美國人遊地。不復見法國學

生之踪跡。在此諸地。惟美國學生最為愉樂。其自紐約支加哥諸地來者。輒攜有充裕之資。來度彼往日法國少年之生活。至彼法國學生。雖日處此繁華境地之中。顧以經濟之窘困。精神受其影響。意態乃非復從前可比。記者睹此社會狀態之嬗變。不禁為生今昔之感。

他日記者復遇一法國大學教授。彼語余以生活狀況。謂彼從前月以三十法郎稅一室。室雖不廣。但亦可置桌椅書架各一。尚有置一安樂椅之餘地。顧今日之學生。月需三百法郎始可得一小室。且以外人等稅屋者衆。即出此價尚不易得云云。記者聞此語又憶從前在法學生每日以五十生的可得牛乳一甌。豐滿之晨餐一次。但至今日。此乃需價至三法郎。從前每日有十法郎之餘。則起居便極舒適。然今日之法國學生。每日僅得二十法郎。度其艱苦之生活。絕無餘剩。且在近數月中且有三人竟至因飢而斃命。

法國之住的問題。極為嚴重。此不獨巴黎為然。其他各城。亦莫不如是。法國人口減少。此亦為其重要之一。某法人嘗語記者云。吾國男女。其有力不足以担負比較最賤之房租者。或則力僅能得祇供個人居住之房屋。而無餘地以容嬰兒及其保姆。試問在此情形之下。彼又何能享其家庭夫婦之生活。而平增家庭中之分子。吾人由此數言。已不難想見房屋與人口之關係也。外人之來法者。雖攜有多數金錢。流入法國。然於法國房價之上漲。固不無微咎。蓋彼祇求得屋。不問租值之高低。房租遂益為之提高。柏恩賚之失敗。左黨內閣之成立。赫里歐之得為總理。其重要原因即在乎房租之漲高。生活程度之激增。與夫少量收入所得稅率之增加。蓋柏恩賚對外持強硬政策。然即以占領羅爾區域之手段。猶未得德國之賠償。人民深恐如此相持。必致德人之毒恨益深。英人更將不滿。前途勢將解決。故羣起要求內閣之改組。而左黨斯時。適以柏恩賚政府未能取締物價之上漲。限制恃薪俸為生階級生活程度之增高。攻擊之最力。於是人民乃任彼社會主義左黨得有試操政權之機會。惟赫里歐政府於此諸點。亦未能有所補救。住屋既未增加。生活程度依然上漲。內閣為此。故又藉宗教問題。移轉人民之注意。以掩以過失。然人民方面固未必盡為政府所愚。嘗歐洲大戰之時。工資階級之人民。於此級人民。為國犧牲最巨。赫里歐政府對既不能履其前言。仍忽略其利益。且赦被大戰時之政治嫌疑犯。人民又焉能恕其過失。是故某次內閣一總長於某地演說之際。一年長工人即驟起詰問。其言甚簡。謂關於大赦政治犯之理。先生所述。誠然正當。政府體上天好生之德。應如此無疑。然不識先生於忠實之人民。亦曾謀福利之否。此一節事乃上院副議長告余。彼述畢。且贅以言曰。以某（副議長自稱）之便。給若處此境。將亦無語以答此詰問云。人民對於政府之不滿。於此可見其一班。

德人其復事軍備乎（荷報）



當上次停戰紀念之日。巴黎市有一悽慘之現象。旁觀者見之。皆涕淚縱橫。不忍卒視。即有大戰中瞽目及四肢殘缺之大戰傷兵。由遠近各地集此。參加遊行是也。此等參加遊行殘疾之傷兵。數凡二萬人。皆為捨身救國之士。彼此時之來巴黎。乃於靜默之中。俾社會知其今日之身世。要求增加賑金。俾得略謀改善之生活。而免於飢寒而已。當其遊行之時。記者見其所持旗幟等或繪巴黎之城垣或繪被災區域。蓋彼戰死英雄之寡婦孤兒。與彼殘廢之兵卒。乃欲更藉此引起一般人民之回憶。使表同情於彼而已。夫為國犧牲者其處境乃如是其窘。而彼惟利是逐之商人因戰後改造工事及物價抬高坐獲巨金者反安享安樂。此種不平情形若長此不變。法國其能安耶。

以改造工事而論。被戰災區域。偏在東北。中部及南方之法人。對於改造。與被災者之感想。迴乎不同。改造工程。耗費至巨。全國財政極受影響。預算因之斷耗。市面貨幣隨價因之跌落。政府遂不得不重加人民納稅負担。故人民或則不免因此生怨。如有巴黎法人嘗肆議彈。謂被災區域人民反因被災而獲非利。而中部之法人亦有自惜於災區以內未置有房產者。蓋此中因有投機商人因緣為利。先向災民購其被災之產業。轉向中央政府或地方官吏。要求巨數之改造費。耗國家之款。自營產業。坐獲巨利。好事者於此輩。乃以同胞 Les comarades 稱之。蓋實以譏之也。如有一[illegible]空幻之玻璃廠實並未受德人砲火轟擊。蓋根本即未有此廠存在。亦得改造之款。又如近有大宗鐵板。係德國賠償之一部。輸出德國。然此並未輸至災區。乃轉運而至日本。應東京地震後之需要。經營此事而收其大利者。即前所稱之同胞輩是也。其他諸如此類之事。不一而足。法國政府對於此項改造工程。所耗之款共計達一萬億法郎以上。此數並非總見於政府預算表。但散見於所謂「可收回之支出」項下。不幸此款至今猶未能由德收回。且法人多信其永遠不能收回。在此情形之下。災區改造。宜其不得災區以外人民之同情矣。

上海孫公追悼會之大門

惟在前項災區。記者亦曾親到該處。對於改造工程。則另抱一種見解。雖承造工程者不免因有因緣為利者。工廠及住屋等雖已建築不少。然仍有大多數人民立待其被毀房基之上。建築新屋居住。本年已為戰後之第六年。而災民之居住英軍所蓋草屋。或從前破屋之中者。仍復不少。故在此地人民自又主張改造工程之從速進行。記者大體觀察。拿爾特一省之改造工程於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之末。已畢其四之三。此處係由災民自動組織之各改造合作社。處政府及人民之間。以指導工事。凡人民於政治上活動最力者。所得改造工款亦最居先。現以政府未能將餘款撥付。工事進行已漸遲緩矣。

記者又曾由亞爾般脫乘車至亞明。沿途所經。卽爲災區。其間街道新屋。大都落成。第記者所遇之人皆不諳法語。蓋諸工人皆非法國人民。記者曾以法語問路於屋外之工人。彼頻搖其首。而所答者則意語也。改造災區之工程。雇用外國工人甚多。比利時意大利瑞典挪威波蘭阿拉捷克之工人。計十數萬。其來法作工。工資均較法人爲低。皆自爲生活。操本國語言。其中多秉質低劣。輒有惡行。因而本地報紙上之殺傷竊盜案件。層見疊出。在建築工程中心所在之諸外國小酒店中。此等外國工人動輒因細故拔刀用武。或則酗酒出外。脅害老婦。攔刼過客。

杭州追悼中山之會場

法國工界並無失業問題。若以國內有多數失業工人之英人目光觀之。此或不免於駭異。然法之以無失業問題。實因工人缺乏。此殊不能認爲卽係其國家之福。法國之少年。並不足應其全國各農工業之需要。且人口生產率日就低落。愛國之法人對此頗生致驚駭。當凡爾塞和約簽字之前。克里孟梭曾以一事警告國民。其言云「法國人民若仍不肯使家族之數增加。則和平條約規定雖極有利。而事實上亦僅得其最少之利益。德國之炮。吾人儘可盡取之。然人民若仍行其所適。則將來無人民存留。法國將終受損失而已。」此數語者。蓋卽鑒人口減少而發。當一千九百十九年。法國人民死亡數。超過誕生數計二十五萬。若不幸年年如是。則法之不國勢必不遠。次年因有多數人民結婚。生產率略得增加。然迄今此率又復銳減。然則彼愛國之士。又安得不惄焉憂之。上節所述改造工程之雇用外工。以及法國現在召募大批亞非利加軍隊。其惟一原因。亦卽在此。人口減少趨勢。苟不轉變。預計至一千九百三十五年。法國之人民數額。卽不足以防禦其疆界。在此情形之下。人力方面。自不得不求有色人種軍際之補助也。又記者曾與多數有識之法人談。而彼等之意。亦皆認將來法國之大患。卽在德國人口之逐增。而本國人民之逐減云。其間一人之言云「德國異日對於法國。決不能不謀報復。此爲當然無可避免之事實。苟至彼時。試問法國若無同盟强國協同作戰。其將何以自處乎。卽在今日。試問法國對於將來果具若何之担保乎」此兩問題。人皆莫之能答。而法人隱憂之重。吾人於此數語。亦可揣見其一斑矣。此人口減少問題。在政府一方。固以種種手段補救。如辦理獨身稅。小兒獎勵金。奩資補助金等。然收入不多之少年。仍躊躇不敢結婚。蓋第一房屋問題。卽無從解決。當記者屬筆之頃。案上有報紙一。其名爲「結婚」。係獎勵家庭之刊物。紙上所列。乃盡婦女求偶之廣告。婦女之年齡。自二十以至四十不等。以此等廣告觀察。可想見法國男子之不急於結婚情形。在大戰之後。法國青年本已缺少。其今日卽有意結婚者。因生活程度之窒礙。亦不望得子女。蓋二人之生活。已感困難。焉敢再增爲三四人。夫萬億之災區改造費。皆將出之法人之囊橐。法人處此經濟情形。殊感生兒育女之太費。縱使欲之。至多亦不過一兒而已。在法國之中。一家祇有一兒。比比皆是。無足奇異。往往合家父母伯叔多人。圍一兒以資笑樂。其

或於他家之兒。亦視爲實。故吾人常見兒童遊戲每有多數人民聚觀，又如頃間巴黎一小教堂爲兩初生之兒行洗禮。記者目擊往觀者。皆表示奇羨。且競以法國多得二人爲幸。羣向其父母致賀。但以生活程度一點而論。則彼爲父母者亦未免太冒險矣。

現在法國全境惟信奉天主教之區。人民每戶丁口之數。尚能維持原狀而在東南一部則任勃列東人入境。以補減少之人口。多數法國人民信奉宗教並不甚虔。然自大戰以後。則主張重振天主教甚力。其原因卽因天主教婚制於人口有此一點之關係也。

在各國與論。咸目法國不甚愛好和平。然以記者之攷察。法國實最愛好和平之國家。上自智識級階下至農夫。皆以戰事爲懼。惟其於避免戰爭方法之主張。則互有異同。或則主張重置軍備與歐洲各國聯盟以防德國。或則主張。取國際裁減軍備及增進工商業關係之手段。以謀和平調解。至於現在。則始終未認爲地位安全也。

現在一般法國人民。生活工作，均極刻苦。婦人於男子。無論何事。皆助其爲理，惟商人包工業旅館業財界政客得獲資財。然皆不允因圖預算適合及償付國際債款而負租稅。至教育界，普通官吏及智識界。則收入甚菲。身受生活窘迫。凡以上所述內情。皆非在繁華之巴黎。從表面上觀察而可得知也。

現代社會心理之研究

謝明霄

一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外人與社會的關係。而大部分是人與人的關係。社會心理學是研究個人行爲受社會的影響和給社會的影響兩方面。總不外人與社會的關係。社會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同是研究人與社會的關係。或人羣間相互關係。而其不同之點。則社會心理是研究一般的關係。其他的社會科學研究特種社會關係或某一方面的社會關係。例如政治學是研究人類政治生活方面相互的關係。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物質生活方面相互的關係，發現關于需要供給之原理。規定生產消費之法則。歷史學是研究人類過去生活彼此的關係，凡此等等科學都是研究人類一方面的生活。在社會上一部分的關係。而社會心理則研究全般生活。發現一般關係的事實，規定一般關係的原則。因此社會心理爲研究一切社會科學之基礎，現代各種社會科學多有從心理學立脚點研究的趨勢。其中尤以政治學爲最，記得歐洲一位有名的政治家曾經這樣說過。『只有一位大心理學家纔配當大政治家。因爲他懂得羣衆。他能夠操縱羣衆。』社會心理學應了這種時勢的需要。研究日益發達。自從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以至最近。關于社會心理之研究因其態度。或方面不同。可分爲下列五大派。

(一)研究社會的心理產物　所謂社會的心理產物如語言。風俗。藝術。神話。法律。及社會上

各種制度此派的創始者是德人崗德（Wundt)曾著有『民衆心理』(Folk Psychology)爲社會心理中最早而最有名之鉅著。

(二)研究種族性　研究人類各種族間性質的不同。十九世紀末期此類著作很多。有著『十九世紀英國人民政治心理』者。有著『俄國人的心理』者。有說猶太人意志強或說德國人智識高。有某外國人斯米士 (Arther Smith) 曾居山東十餘年。著有『中國人的特性』一書(Chinese Characteristics)。內中說中國人不好整潔。貪婪。而性質和平等等。此類學說概括而不分析。粗率而不精細。此等急劇的概論。根據于浮淺的經驗。局部的觀察。不大可靠。外人遊歷中國。每好爲評論。錯誤很多。即有名的學者如杜威羅素之倫。亦在所不免。

(三)注重社會生活的非理性方面　此派的特點。將人看作無理性的動物。以爲人的日常生活都受本能和感情的支配。最早的爲英人白芝浩 (Walter Bagehot)。著『物理與政治』一書(Physics and Politics)。風行一時。(此書我國現已譯出)塔德 (Gabriel Tarde)著『模倣律』一書。說明模倣的重要。謂言語習慣等等皆由模倣得來。法國呂朋著『革命心理』一書。述羣衆之無理性。其書文筆活躍有趣(現亦有人譯出)。英人瓦勒斯(Graham Wallas)著『政治中之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以心理學的見地解釋英國實際政治狀況。

英人麥獨孤(William Mc Dougall)于一千九百零八年出版『社會心理』(Social Psychoteogy)。當時風行一世。至今已再版十餘次。爲此派重要著作。該書幾乎全部分講本能。以本能爲人生活動的根本動力。是先天的。非理性所能控制。每個本能都有一相應的情緒。隨伴著本能而發生。情緒相合爲情操。爲意志。人類在社會一切活動。都可追溯到本能上去。從前哲學家多以爲人的行爲是理性的。固然錯了。現在此派以爲人的行爲全屬非理性的。亦未見得全是。

(四) 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 奧人佛洛伊德(Freud)和瑞士之容(Tung)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名人傳記。佛氏著有『病與日常生活』一書(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以被壓迫的慾望解釋日常生活中之變態現象。而被壓迫者多屬性慾。此派重視性慾。頗引起多人之研究興趣。自成一學派。極有勢力。但科學精神極感缺乏。美國去年逝世之大心理學家荷耳(G. Stanly Hall)亦著有『耶穌』一書用心理分析法研究。

(五)注重人類行爲相互的影響　心理學中新起一派名曰行爲派。以行爲爲心理學研究對象。反對從前之本能說。意識說。於是一部分研究社會心理者。亦以行爲爲出發點。杜威著『人性與行爲』一書(Human Nature and Conduct)即本此意。注重人與人之關係。如何受他人行爲之影響。自己行爲如何影響別人。我國陸志韋(東大教授)著社會心理學緒論。多採用杜威的學說。而此派代表的著作則爲美人阿爾溥(Eloyd Henry Allport)最近所著社會心理一書。該書于去年始出版。他不承認有所謂羣衆心理或集合心理。他說社會心理學就是個人行爲的科學。是個人的社會行爲和社會意識的科學。在研究個人行爲是他人行爲的刺戟或他人行爲的反應。此種行爲表現個人對于社會事物和社會反應之意識。阿氏自謂他的社會心理學在解釋個人的生物需要(biological need)。他的立脚點是行爲。他的方法是實驗。但他一方面又承認意識現象。讚美內省方法。他說對于吾人意識加以內省。不但有趣。而且在心理學的研究上非此不可。非此則不完全。這是他與一般行爲派的心理學家不同的地方。

最近南北滿洲之經濟狀況

夢芸譯



日政府特派駐華商務書記官橫竹平太郎。於三月十二日由滬起程赴青島及北方各地考察最近經濟狀況。今已返滬。發表其視察報告頗詳。茲譯其概要於下。

一、青島

膠濟路未歸還前。該處原有人口三萬餘。爲一極有希望之商港。近來人口半減。工商業衰敗。經濟困難。極爲悲觀。日商在此經商者以紗廠爲多。約有梭子二十萬枚。其他如製鹽業。製油業等。總計財產四千餘萬。然各業大半勉强支持。頗難發展。成績遠不如昔。近美商擬於隴海鐵道完成後。將山西河南等處之產品。薈集於此轉運出口。此項計劃。如果實現。或有復興之望也。

二、牛莊

民國元年時牛莊每年貿易額。約計七千萬兩之譜。六年降至三千萬兩。同時金融業頗難支持。亦有破產者。此由商市遷至大連之故。惟近年來已回復元年舊狀。大連旅順最近發展甚速。當局尚在努力開拓港務。牛莊因地勢關係。亦爲最有希望之補助港。近擬投資百萬。改良港務。使商貨增多。更謀發展云。

三、安東

是地爲中日兩國金融之接觸地點。地位頗極重要。近年來日商頗用力於此金融機關。如朝鮮。龍口等銀行。現正極力謀發展。其他如正金。正隆等銀行。亦在計劃中。出產品如木材。蠶絲等。尚稱發達。富士紗廠近方從事蠶絲紡織。爲新事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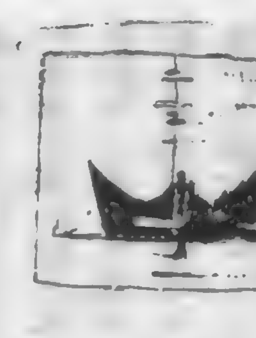
四、洮南

是地爲北滿重要產地。近自敷設鐵道後。進步愈速。滿洲本以大豆爲主要產品。五年前南滿年銷一百二十萬噸。北滿八十萬噸。近來南北滿總計一百五十萬噸。增加率以北滿爲速。此皆敷設鐵道之功也。

五、長春

過去四五年中長春之經濟狀況。非常不振。大豆輸出。八年前年達七十萬噸。近年來已激減至十五萬噸云。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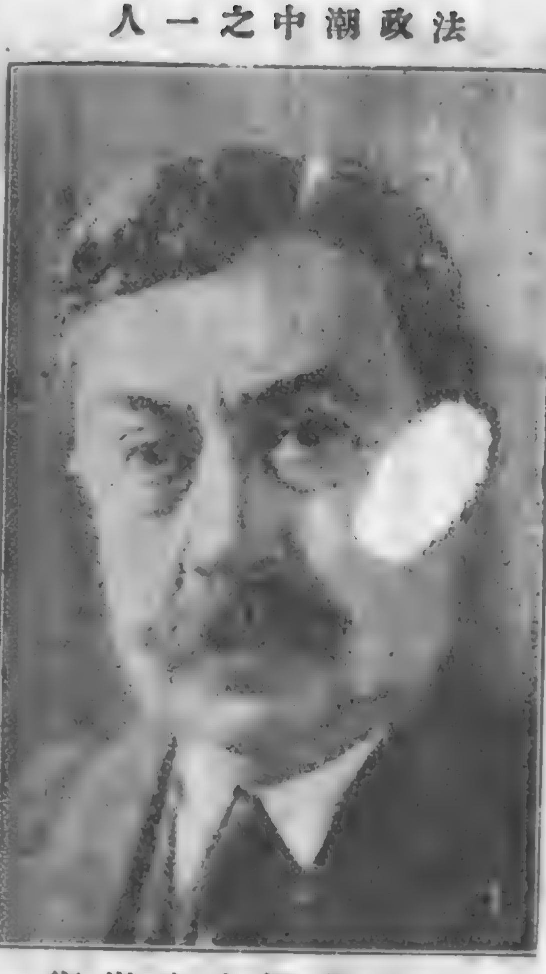
（由四月九日至十五日）

（公展）

（一）國外之部

▲法國政潮　法國前因財長問題而更易財長。今則財長更迭之不足。而繼之以倒閣矣。初新財長狄蒙西氏於七日閣議時。議定財政新提案。提交衆院。其主要點在准國家銀行續發四十萬萬佛郎之新鈔票。而指定特別自動之捐款爲担保品。衆院接受此案後。逐交財政委員會審查。並允狄蒙西之請求。定翌日辯論此計畫。八日有人建議。案中關於發行四十萬萬佛郎新鈔票之條文。應另成一案。立即通過。其餘數條。規定强迫近於資本稅者。應再考量。第赫里歐不允分爲兩案。謂渠願以現內閣之存亡爭之。參院方面。八日通過核減教育預算案之某種款項後。以一

法政潮中之一人



担任組閣之班樂衛

四二票對一四〇票通過一案。贊成恢復財政委員會所議減之奬學者金。赫里歐不滿意。衆料政府是夜將辭職。雖爲社會黨領袖力勸而止。但其勢蓋已岌岌矣。九日赫里歐在衆院演說。辯護政府政策。謂歐戰用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戰後收拾之代價。計用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借款。從前政府常有不宣佈向銀行借債情事。今政府與銀行之關係。猶是襲前政府之故技云云。衆院後以二九一票對二四二票通過信任政府理財政策案。衆意方幸政潮或可避免。然十日參院以一五六票對一三二票否決信任政府理財政策案。繼又以一六三票通過不信任政府案。於是內閣忽促開會。即呈遞辭職書。法總統亦已接受。赫里歐在參院之失敗。乃意中事。蓋衆院多數的社會黨之政策。與參院保守黨之政策。在根本上不能相容。政潮醞釀固不自今日始也。惟參衆兩院氣味不投。欲組織可持久之內閣。其事甚難。其時有新總理之呼聲者。爲班樂衛。狄蒙西。洛歇爾。克里門台爾。白里安諸人。左翼諸黨。初固尚有欲復擁赫里歐上臺者。繼知此爲不可能。乃改推班樂衛。但班亦謝絕。於是白里安之呼聲獨高。十二日總統召白里安商組閣。社會黨亦與白里安晤商。決定十四日召集全國社會黨會議。以決定加入白里安新內閣之問題。白里安語人。謂已向總統聲明目前

法政潮中之一人



辭職財長克里門台爾

最好以左翼諸黨合組內閣。將以內閣數席請社會黨担任。如社會黨不允。則將謝絕組閣云云。十四日社會黨會議一致謝絕加入白里安內閣。白里安乃祇得拋棄組閣。並在其本黨即共和黨社會黨集議時宣佈其未便擔任組閣之理由。謂國民社會黨不獨不允加入其內閣。且提出擁護內閣之條件。渠認此條件不能與其就總揆席之觀念相適合。故已拒絕組閣云。法總統當日因此遂召班樂衞組閣。聞班將商諸友人。允於次日答覆云。統觀各種情形。國會有似解散之象。此層可爲反對黨所歡迎。因反對黨現有前總統米勒蘭爲其領袖。預料在下屆選舉中可占優勢。政潮似將延久。大約將延至五月五日全國市政選舉之後。果爾則玆回之市政選舉將含有特別政治意味矣。

▲日本政局　高橋既辭農商二相及政友會總裁職務。政友會之總裁已由田中義一繼任。政友會於十三日開理事會及評議員會。對於高橋總裁告退及田中男就任新總裁事一致承認。故總裁更迭事表面手續業已完畢。惟高橋所遺閣員位置。加藤首相基於三派協調之精神。力勸田中入閣。而田中十二日與高橋野田小川等政友會巨子會晤熟議之結果。永不入閣。請首相再加考慮。十三日加藤首相今日遣若槻內相往訪田中。復勸其入閣。而田中依然拒絕。閣政府至此似亦無絕對堅持之意見。故十六日左右當可選任農商兩相云。

▲德國選舉　德國與登堡將軍雖經國民黨竭力爲之運動。終不允擔任候選總統。自稱生平不聞政治。今年事已衰。更不願有政治生涯。渠勸國民黨舉耶萊士。大約國民黨將從其言。但耶萊士未必果能於四月二十六日打敗馬克斯。也聞與登堡將軍之拒絕爭選。乃因德國日耳曼民黨不予援助之故。外長史特萊斯曼博士即此黨之領袖。曾謂與登堡爭選總統。將使歐洲有極不良之印象。其意見可窺一斑矣。

(二)國內之部

▲善後會議　善後會議唔礁甚多。各方時現裂痕。七日開大會時。聯治派褚輔成等未到。是日討論國民會議條例。將各修正案印付會衆後。即開二讀會。不再交審查。九日之會。續議褚輔成請提改組臨時政府案。褚說明理由。畢竟議決擱置。褚憤而退席。十日會議。議程爲國民會議組織法二讀。聯治派褚輔成。鍾才宏。蕭堃等缺席。通過第一章。褚等並起草宣

日本政友會新總裁



田中義一大將

言。擬束裝出京。十一日開會。奉代表及國民軍代表一部分均缺席。不足法數。改開預備會討論顧羅所提臨時政府制。結果援補案例擱置。蓋會員心目中。以爲今之臨時政府制。屬草擬。爲時甚暫。正不必多所紛更耳。十二日夜。許世英在宅召集善後會員開茶話會。協商國民會議條例。第一條改爲民國臨時政府爲製定憲法及附則召集國民會議。將職權兩字刪除。又加兩項。(一)製定憲法。由憲法起草會委員行之。(二)起草委員每省及蒙藏各兩人。每區及華僑各一人。由執政選聘。當決定十三日大會時提出。惟西南代表未列席。當派員疏通。擬於延會期內通過國民會議條例。再延會十天。專議聯治案。然西南代表能否深信。未可知也。十三日常會。議國民會議條例。第一條楊以健等修正案。即『民國臨時政府爲制定憲法及其施行附則召集國民會議』。多數可決。旋議附項一二兩條。討論憲法起草委員會人數。將付表決。奉蘇代表忽離席。乃不足數。散會。十三日晚在院外爲一度之協商。十四日常會。續議國民會議條例。除組織法及選舉法兩章保留及第一章二三兩項再俟院外協商外。餘均通過。費力蓋已不少矣。至參政院條例。十三日晚業已公布。

▲**金佛郎案**　歷年不決之金佛郎案。聞乎四月十一日確已簽字矣。政府先下指令。略謂據法部擬議。金佛郎案既不損害國庫。復不觸犯刑章。經十一日閣議議決。事屬可行。着外財兩部查明辦理云云。是晚十一時。李思浩約法使在沈瑞麟宅簽字。換文中法協定修正十餘條。十二日法使電告巴黎收回款項約銀七百餘萬兩。十三日外部公布三種照會。(一)八日外部照會法使催批准華會協定開關稅會議。(二)法使九日照會。允即批准華會協定。迅開關稅會議。(三)二日法使照會承認災賑附捐。但現已修改之金佛郎案中法協定。迄未公布。外傳須俟法國新內閣告成。巴黎覆電到後。方可公布。大概尚有數天延緩。惟據探詢所得。則協定要點有八。列舉如下。(一)法國庚子賠款餘額。完全退還中國。爲敎育慈善之用。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算。其自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作爲展緩賠款。數交與中國。(二)中國將上項餘額。按一九零五年換文電滙辦法計算。折合美金。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七年止。借與中法銀行。爲該行五厘金票擔保付款。中法銀行將遠東存戶應得之無利證券。全交中國。作爲前項借款擔保。分二十三年償清。(三)中法銀行管理公司發行債票。分配如下。(甲)償還遠東存戶存款。(乙)敎育慈善事業。(丙)代付中政府中法銀行股本餘額。(丁)償還中政府結欠中法銀行各款。(四)無利證券。既作擔保。另定償還方法。(五)遠東存戶所得無利證券。每半年決算時。與歐洲存戶平均分配。(六)債票格式及名稱。由中政府檢定。(七)發還遠東存戶存款。中政府得派員查帳。並監視付款。(八)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五日。七月二十七日各項換文。及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法國公布各項。仍照原協定辦理。

▲**外交要案**　王正廷鄭謙。九日午同就中俄會議督會辦職。下午一時。鄭謙見段。報告中俄會籌備情形。段催早日赴蘇。鄭允日內宴加拉罕後。回奉組奉俄專門委員事畢。即赴蘇。

其所謂委員會。即組松花江航路委員會擬以呂榮寰爲委員長。組中東鐵路委員會以袁鐙爲委員長。組蒙俄劃界委員會以達爾汗王爲委員長。組蒙務委員會以金梁爲委員長。加拉罕則定於十四日宴王正廷鄭謙。討論中俄會議開幕日期。而中俄會議督辦署十三日已開始辦公。中俄會議。不日當可開幕。惟上海之西人越界築路案。及工部局提出納稅外人特會之三議案。即(一)印刷物附律案。(二)增加碼頭捐案。(三)交易所註冊案。國人紛紛反對。現已成爲交涉。不知結果是否勝利耳。

▲豫•陝•問•題• 豫陝問題。此週間有一絕大之變化。則豫督胡景翼之暴死是也。胡患背瘡。生九疽。割治無效。十日晨逝世。但開封官廳秘不發喪。十二日。政府始接岳維峻米振標聯電。謂胡逝世。遺囑由岳代行督長職權。維持秩序。胡病卒時。曾電段保岳督豫。馮亦來電保岳繼任。十三日國務會議特別會議。決任岳維峻督豫。並催孫岳速就豫長。本擬即日下令。但張作霖忽電段。謂前承允張宗昌督魯。遲不發表。查張轉戰湖南勞苦功高。不應絕無酬庸。請速下令。意欲與岳督豫令同下。段獲電。魯省軍隊林立。鄭士琦部亦有一師十一旅。非先佈置妥協。恐引起糾紛。轉非地方之福。豫事已令岳維峻代理云云。因此段頗感應付艱難。而國民第三軍又電推孫岳繼任豫督。孫岳則除電保岳維峻督豫外。並謂俟陝豫問題解決後。當乞假休養。以示消極。其不滿意於段之以豫督畀岳。又可知也。聞奉張得胡死耗。獨早即電召李景林十一晚赴奉。磋商豫事。而張學良二十日前赴津之說。適逢其會。黃河流域之風雲。識者固知其力興未艾也。

▲蘇•皖•善•後• 盧永祥召集之蘇省善後委員會。十日上午九時。業已開會。當電致鄭謙。促其即日南下就職。鄭氏抵京後。外傳須於二十五日方可南下。而另訊則又謂鄭氏尚須赴奉一行。且段尚擬留鄭在津。俟善後會議閉幕後再行。故蒞甯就職。並無確期。至張宗昌則已決定在滬設立行署。組織參事廳。爲駐滬辦公機關。大致佈置漸竣。二三日內行將啓程離滬也。皖事糾紛。外表日趨和解。王揖唐十一日抵甯。會同盧永祥辦理應付皖省將領舉動。可以無事。政府特派查辦之陶雲鶴。自蚌埠密電呈報。亦謂軍將領此次舉動。全由唐啓堃處置乖方。憤激出此。王氏應付困難。幸各將領對王尚無惡感。可冀和平了事云云。加以江朝宗段宏業許世英。姚震等十日電倪朝榮。勸戒飭所部。力屏浮議。勿涉歧途。各循正軌。則皖事或可不再擴大。且王揖唐赴甯時。高世讀王普均在蚌歡送。是則王揖唐已得高王二人之擁護。其可以安枕無憂乎。

川戰再起之負責者



楊森

▲川•湘•形•勢• 川省將領。近已聯合倒楊。其駐京代表。十日晨向府請願免楊森職。段親出見。允查明核辦。嗣即提交十日國務會議討論。僉主先行調解。劉湘代表接川電。劉分三路進攻成都。而川將領電。則謂楊森三路出兵。爲自衛計。不得不謀對待。楊森電告川事。聽中央主持。森除維持地方秩序外。概不聞問。雙方各執一詞。中央無能爲力。段十二日親擬覆川將領電。並轉劉湘。勸召集會議。各讓一步。有防區制廢。財政方能統一。師旅編併。餉項始可節省。厲行屯墾。移民實邊。蜀難既平。中原可安等語。但此老生常談。甯能動川將領之一顧。蓋川省實力派意見本極紛歧。平

時偶因彼此利害相同。遂行結合。一到權利衝突之際。則舊日結合。立卽破裂。歷年川亂。均以此故。楊森此次之所以惹動其他軍閥之公憤。而至於引起戰爭者。爭鹽款不過爲其導火綫。而戰爭發生之根源。則實因楊自入成都以來。將兵工廠造幣兩廠完全把持。各軍閥久已積恨。加以近來楊氏侵佔他軍防地。川西方面將第十師劉脊藩。驅出龍綿十縣。川東方面將鄧錫侯之簡陽奪去。川南方面侵入第六師陳洪範之防地。於是遂激起劉(存厚)劉(脊藩)鄧(錫侯)田(頌堯)等之新結合。川南之自流貢井一帶。爲產鹽最旺之區。故稅收亦較他處爲多。此處本屬劉文輝防區。二月下旬。楊以實力壓迫劉部退出自井。劉文輝憤甚。當時遂促成聯合非楊派共同倒楊之約。嗣以劉湘從中調解。議定鹽款交劉湘分配。乃最近楊又背約。於是非楊派各軍。遂有三路出兵倒楊之舉矣。湘西方面。聞滇唐代表抵湘。磋商熊軍出境問題。熊有放棄常德之意。但林支宇蔡鉅猷部又有已下總動員之說。特雙方尙未正式接觸耳。趙恆惕十日答復副議長。謂從前屢向熊克武等交涉出境。熊等敷衍遷延。現知民怨已深。不能再留。已允卽日出境。但是否誠意。尙不可知。如能於一星期內出境。卽不用武力。否則政府爲保全湘境治安起見。決不能再事容忍云云。趙之決心可見矣。

▲粵桂戰事　東江戰事。自潮梅克復。聯軍大功告成。然陳炯明乘艦逃閩。在東山召集會議。籌商反攻。結果張毅賴世璜全部外加田賓琴李鳳祥旅。餉彈由閩贛協助。再行攻粵。但陳軍在事實上紛紛退向閩邊。許崇智軍亦由焦嶺。三河壩饒平三路入閩。瘺傳許軍已佔平和永定。陳軍退守龍巖。洪兆麟亦平自和退龍巖。謝文炳自永抵廈。陳炯明本人亦於十三日抵廈。閩南不久當有變化矣。桂戰消息兩歧。梧訊。謂黃紹雄范石生一日過南甯。唐繼堯軍龍雲部二日敗退二塘。三日再退一塘。四日黃紹雄部入南甯。唐軍退龍州隆安。但據民黨香江晨報載。二十九三十兩日。唐軍勝利於高田。范軍二營攜械降。餘部退貴縣。傷軍運桂平。黃紹雄李宗仁退東山石龍。此二說適相背馳。俱不可盡信。據確息。六日范石生楊蓁乘西山輪赴永甯督戰。李宗仁抵永福。擬攻桂林。蓋桂林已在沈鴻英部將手也。最近梧報。尙無載聯軍入南甯事。則前傳黃紹雄部四日入邕。當然不確矣。

在汴逝世之胡景翼

▲追悼中山　中山逝世。海內外無不震悼。四月十二日。爲中山逝世一月之期。上海有空前絕後之追悼大會。是日上午十時餘公祭。由唐少川主祭。參與者四百餘團體。十萬餘人。午後遊行。同時場中分壇演說。至下午六時。始散會。同日廣州亦有追悼大會。到五萬人。胡漢民主祭。市民正午默禱。飛機散布傳單。而英國倫敦與日本東京。亦於同日開追悼會。其他如鄂如滇。無不先後舉行。謂爲國喪。當之無愧焉。



曲諧（二十）

張小山。人皆知爲元曲作家中巨擘。而其生平仕履。則自來罕詳之者。卽以名字而論。且傳說不一。說最衆者爲名可久。字小山。而堯山堂外紀則曰張伯遠。字可久。號小山。詞綜及歷代詩餘皆從之。四庫總目則又謂可久。字仲遠。號小山。伯遠仲遠。均不知何據。蔣氏紀氏皆博洽。似不應爲鑿空之談也。余近見劉燕庭藏明鈔本葉兒樂府八冊。乃就元明選本摘錄成書者。其中作者不下數十家。而概不題名。但于卷端標曰元陸可久小山。復誤可久爲久可。是元明以來。知與不知。凡有纂輯。皆欲依附小山。以炫世俗。小山詞名之振。于此可想。而傳小山者。自來有誤。亦于此可見也。

小山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李中麓云卽所謂民務官。如今之稅課局大使。小山仕履可述者如此而已。其人好遊。浙中名山水。足迹殆遍。西湖題詠。尤細膩贍詳。故有蘇隄漁唱之集。此外亦嘗客金陵維陽吳門吳淞。他如長沙洞庭。牛渚采石。亦偶至焉。其時代頗難得其確。北曲聯樂府中所載。以今樂府最早。以外集最遲。其中如湖上和疎齋學士。紅梅和疎齋學士。酸齋學士席上。次酸齋韻等。與盧貫兩氏倡和者甚多。盧摯字處道。號疎齋。成宗朝授集賢學士。（近人治曲學者。典贍如貴筑姚氏。曲話中尙謂疎齋名亦不傳。是雖氏之偶爾未考。而亦見曲家掌故自來隱晦湮沈。可久久可之訛。伯遠仲遠之異。爲不足怪矣。）貫雲石。號酸齋。仁宗朝拜翰林侍讀學士。而今樂府又有慶東元九篇。次馬致遠先輩韻。卽此二三端。已可見小山亦大德延祐間人物。僅較關馬輩而後耳。錄鬼簿成于至順元年。列小山極後。是小山之卒。又大抵在泰定天歷之間也。

小山曲集。余嘗考之。自元迄今。約有七種。一今樂府。蘇隄漁唱。吳鹽。新樂府。四集先後分別刊行之本。二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合刻之本。三小山樂府。不分卷之本。以上皆元本。四宗景濂方孝儒編。刻上下二卷之本。五李中麓編張小山小令。上下二卷之本。以上皆明本。六厲樊榭彙刻小令本。七丁松生摘刻蘇隄漁唱本。就中二五六七。今日皆得見。而以二最博。三最精。三有酸齋之序。劉致時中之跋。恐係小山子訂之書。有永樂初鈔本。見天一閣藏書目。今昔不傳也。北曲聯樂府載五十調。七百二十二首。余嘗就之重編增補。删并校訂一過。得四十一調。七百五十八首。當爲小山集今日至精至備之本矣。因重小山散曲之業。古今一人。而其人其書。世多不詳。故約略附見于此。

自來詳小山曲者。正音譜首謂若瑤天笙鶴。淸而且麗。華而不豔。有不食烟火氣。可謂不羈之才。若被太華仙風。招蓬萊海月。詞林之宗匠也。于是

李中麓乃以太白仙才稱之。仙者意境超脫之謂耳。中麓又謂東籬蒼古。而小山清勁。瘦至骨立。而血肉銷化俱盡。乃孫悟空之鍊成萬轉金鐵軀。其說頗蹐駁可笑。且清而且華麗而不豔。可謂小山詞定評。亦人人易于體會者。必曰清而且勁。則一二首中。尚可得見。若骨立肉化。萬轉金鐵。果從何處省出。直是詖辭。雖就一枝花湖上晚歸一套而言。亦無以立也。後來王伯良又有辨曰。李中麓序刻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云云。其實中麓專就散曲而言。故獨推尊張喬為李杜。伯良合雜劇觀之。自然應為東籬地步矣。至清人見解。則迥殊於明人。四庫總目謂其遺詞命意。能脫塵蹊。尚是泛詞。若融齋藝概謂張李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許光治江山風月譜謂二人散曲。猶有前人規矩。在儷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宋唐之秀云云。適承朱厲之音徽。非復元明之月旦矣。夫論曲之大體。有便有在一俗字。好便好在一俗字。一繩以雅。即離曲遠甚。而就詞反近。故明人賞其清華。最當。賞其麗則。賞其超脫。亦當。賞其瘦勁。難言。若清人僅以騷雅為辭。直不知曲者。小山非不騷雅矣。特在曲中。此不能單獨為言耳。更斷言之。清華麗則。乃小山曲之特長。超脫乃曲體之特長。（超脫改為疏宕豪放四字。較為明確）必在體之特長中。寓有人之特長者。方為合作。若但私其人。而有背于體。非善識曲者。亦非善識小山曲者。小山梧葉兒次韻曰。「鴛鴦蒲。鸂鶒洲。竹葉小漁舟。烟中樹。山外樓。水邊鷗。扇面兒。瀟湘暮秋」通體全是靜字。無一動詞。雅則雅矣。乃過于含而不吐。可算全無曲之妙處。即春日書所見曰。「薔薇徑。芍藥欄。鶯燕語間關。小雨紅芳綻。新晴紫陌乾。長日繡窗閑。人立秋千畫板」雖較前闋疏動。而仍覺凝靜。稍為鈎勒。使成一詞。脫除曲境甚易也。更如凭闌人湖上醉餘曰。「屏外氤氳蘭麝飄。簾底惺忪鸚鵡嬌。暖香繡玉腰。小花金步搖」分明溫韋菩薩蠻中語。當在花間尊前中占一席地矣。凡此皆可謂界于詞曲之間。曲之初初由詞蛻化者。倘即目為好曲子。直是冤煞。小山殿前歡離思曰。「月籠沙。十年心事賦琵琶。相思懶着幃屏畫。人在天涯。春殘。荳蔻花。情寄鴛鴦帕。香冷荼蘼架。舊遊臺榭。曉夢窗紗」水仙子湖上曰。「金鞭裊醉動花梢。翠袖搵香贈柳條。玉波流暖迎蘭棹。西湖春事好。相逢酒聖詩豪。醉墨灑龍香劑。新絃調鳳尾槽。草色裙腰」乃雅麗中之渾成者。較前舉數闋。為一氣流貫。而仍有過鍊之處。如草色裙腰。即牛希濟生查子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之意。但在詞中。尚演成十字兩句。轉析分明。乃在曲中。反鍊成四字。豈不可異。又如紅繡鞋虞元帥席上云。「鳴玉珮凌烟圖畫。樂雲村投老生涯。少年誰識故侯家。青蛇昏寶劍。團錦碎袍花。飛龍閑廄馬」梧葉兒夜坐云。「湖山外。楊柳邊。歌舞鏡中天。雲髻橫珠鳳。花寒怯繡鴛。露冷濕金蟬。愛月佳人未眠」乃雅麗中之專門鍊字琢句者。著力之道。詞曲間幾乎一致矣。此二種皆清人目為雅正。而願為鼓吹繼響者。許光治之所謂儷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宋唐之秀也。

以上兩類。皆不脫詞境。若清疏意味。再稍稍增。如凭闌人暮春即事曰。「小玉闌干月半掐。嫩綠池塘春幾家。鳥啼芳樹丫。燕啣黃柳花」迎仙客括山道中曰。「雲冉冉。草纖纖。誰家隱居山半崦。水烟寒。溪路險。半幅青帘。五里桃花店」方覺是有話說話。意思全露。不事含蓄。斯入曲囿矣。再進一步。乃到小山一人造境。亦散曲中清華一派之所由立也。過此以往。則又由清疏而入豪放。小山亦能為之。要非小山一人之本色。乃元曲大體之本色矣。落梅風春晚云。「東風景。西子湖。濕冥冥柳烟花霧。黃鶯

亂啼蝴蝶舞幾秋千打將春去」清江引春思云「黃鶯亂啼門外柳細雨淸明後能消幾日春又是相思瘦梨花小窗人病酒」紅繡鞋湖上云「無是無非心事不寒不暖花時粧點西湖似西施控青絲玉面馬歌金縷粉團兒信人生行樂耳」一半兒秋日宮詞云「花邊嬌月靜粧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閑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水仙子歸興云「淡文章不到紫薇郎小根脚難登白玉堂遠功名却怕黃芳瘴老來也思故鄉想途中夢感魂傷雲莽莽馮公嶺浪淘淘揚子江水遠山長」（此首末句又嫌含蓄）崇小山學小山似宜細選集中此一類作爲之方得曲之妙亦方得小山曲之妙明人中惟王西樓一人偶有此境淸人惟竹垞曾於數題體會而摹擬之餘人皆賞小山曲之類詞者並不知小山曲之爲曲眞矣

鄺氏攷

鄺笑菴

吾國姓氏僻者至多鄺氏其一也愚昔學東文於日人日人驟聞鄺氏詫以問音又偶值雲貴籍人士亦以切音乖詢究其原因固無賢才著於時厥族亦不繁而成立復後於人也愚黨攷其淵源乃知胎於方氏方氏又胎於霤氏故有霤方鄺同宗之說鄺氏以百粵屯聚最衆散佈於河源海豐台山開平三水各縣屬次爲湖南安徽江西諸省安徽之宣城縣卽爲鄺氏之胙土奉賜於宋眞宗故鄺氏別署曰宣城

據霤方鄺宗系攬要云開嘗攷諸古史黃帝命諸臣察明堂究息脈同時與俞跗岐伯齊名者則有霤公霤姓導源實由於是福建莆田縣方氏族譜宗圖序云方氏之先始週姓者曰霤神農八代孫帝榆罔之子也相黃帝伐蚩尤以功封于方山故其後再別而爲方氏猶沈諸梁爲葉公而子孫又有別而爲葉也又攷諸晉語所載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箹鼓皆爲已姓青陽方霤氏之甥也註云方霤西陵氏之姓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嫘祖實生青陽嫘音同霤若複姓方姓之後歷傳至唐季有方廷英者唐御史中丞方殷符之第五子號朝儀生三子長曰以平以平生四子曰諺讓誠諄諄號愈平宋進士官京城尹後官工部尚書太子太保以女選妃受封宣城侯賜鄺姓嗣以上綏金伐元疏忤旨被貶挈眷南來卜居南雄珠璣里厥族遂蒂衍於粵云今者霤方鄺三氏不相論婚蓋亦緣於同宗之說也

中國影片新評

心冷

（十五）妾之罪　　出品者金鷹影片公司

金鷹影片公司新片「妾之罪」於十五日在上海大戲院試演。觀後使余對中國影戲。又生悲觀。全劇情節乖離。光線尤模糊不明。指而出之。所以促影戲界之革新。故不憚煩瑣。加以評述。

是劇劇情。據該公司所刊說明謂。富室程子卿。早喪偶。納妾張氏。性奸險。歸程時並攜其前子大貴同來。大貴賦性復如其母。無賴少年也。翁前妻遺兩子。次曰世昌。一活潑可愛之童子。長曰世英。甫結褵。攜新婦度蜜月於某處別墅。新婦縵雲美而賢。程家人無一不敬愛之。張氏有外遇曰甲生。平素往還。張氏告翁為己之弟。翁果無疑。然礙於縵雲之目。於是惡念橫生。與甲生共謀陰計。蜜月未終。遽賦驪歌。世英接校中來書。別愛妻遠奔京師。張氏見世英去。進言於翁。謂縵雲愛大貴。時以言語調之。翁固深信其媳之賢。一笑置之。一日大貴在池畔釣魚。以手蒙眼。僞言塵沙入眼。見縵雲。乞其吹氣。縵雲天性純厚。不知用意之詐。時翁適在園。張氏遙指。曰汝媳強吻吾子矣。翁老眼模糊。視狀大憤。呼縵雲前。加以責言。翌日翁假睡。見鏡中一手。將藥粉散入茶盌。(按劇中所演係傾入熱水瓶中)翁見手上之約指。審為縵雲之結婚戒。曾將茶葉驗之。知為毒藥。翁益怒。竟驅縵雲出。縵雲含冤莫白。四顧茫茫。時適大雪。昏倒中途。旋有馬車過。車中人適為縵雲昔時同學。援之入醫院。既漸愈。縵雲求院長留充看護。一日翁見一幼婢指間御一金約指。其式一如縵雲者。問於婢。婢懼其責。盡將主婦陰謀吐露。事聞於大貴。奔報其母。張氏知計敗。偕甲生大貴遁。翁追悔前情。寫書世英。促其歸覓縵雲。時忽接某處莊號來信。促翁去。既抵彼地。詢無其事。及歸。則門首已高懸出售牌。翁氣極昏倒。幸經鄉人送入醫院。世英接信奔歸。詢之鄉人。急投醫院。得見縵雲。悲喜交集。時翁病已漸痊。世昌自被張氏驅出後。卽隨賣花老人售花以糊口。其時院門前適有賣點心

故電影家鄭鷓鴣之成績

電影家鄭鷓鴣。隸明星影片公司。藝術深湛。時人譽之為東方魯意斯東。是片為「誘婚」之一幕。鷓鴣於四月十三日在滬逝世。從此電影界遂少一生角矣。

之小販。與人爭執。其擠翻倒世昌適旁觀。爲某甲誤執。相與爭論，聲聞於院內。(按劇中所演者爲人力車夫毆打世昌)世英亟出視。固爲其弟世昌。復歷述其出門時曾弔於張氏及甲生之汽車後。因得悉其居處。於是世英等偕往捉拿張氏。既被逮。世英語其父。謂家醜不可外揚。資產已歸，餘不復追究。出門適遇甲生歸來。即就捕之。而世英夫婦經患難。慶重圓焉。全劇情節似脫胎於舊劇之「妻黨同惡報」。其表演則不及妻黨同惡報之深刻而動人。且說明書與劇情有不相符處。亦爲一大疵點。全劇鬆懈，不能引起觀衆之興趣，

茲述其劇中疵點此下。

(一)劇中世英與縵雲結婚後。度蜜月。遍遊名園。占片千尺以上。太不經濟，且取景似在日本花園中。(以日本式之神社牌坊可以證之)舍我國固有之建築不取亦非所宜，

(二)劇中每次映演信札。僅現一圈，有時自下而上。致觀衆不能了解信中所述何事。

(三)全劇中文說明。字跡模糊，且損美觀。詞句間尤不通順。如「什麼話」作「什麼語」。醫生診縵雲時。謂「寒氣所到」語尤費解。世英得父書後。由校中趕回。英文中將其父書(……his daddy's letter……)誤作(…her daddy's letter…)等。錯誤幾至不勝枚舉，

(四)屋中簾幕檯布俱被風吹飄蕩不止。電燈時時上下顫動。均足以表示佈景者之疏忽。

(五)程妾張氏之情人甲生。其情狀之猥狽。乃類乞丐。衣服敝壞。居處亦齷齪不堪。說明書中謂張氏告翁。謂爲已弟。未免自相矛盾。

(六)縵雲爲程翁所逐。負氣出門。時正雪後。縵雲專向有雪處走。即偃臥雪地時。亦露做作痕跡，殊難引起觀衆之悲感。

(七)程翁爲甲生誑赴當店時。明明攜一皮包。身披大衣。及至歸時。則大衣皮包。均已不知去向。演員難免疏忽之咎。

(八)程翁見已宅已經召賣。即詢對門店夥。言時驟然軟癱，扶起即倒。表演驟受刺激致病情形，幾如中風。未免失眞。

(九)世英覓得老父。相與談論。時縵雲已服務醫院。送藥入內。世英初見縵雲。不露驚訝神氣，即讓坐床沿。至此忽又驟問何以來此。前後相乖。不合情理。

(十)世昌爲張氏所逐。無所歸。助賣花人賣花。獨坐街頭，適羣兒與人力、車夫斷纏。車夫即痛毆世昌。此人力車夫苟非神經病者，決不致不明是非。觀之令人失笑。

(十一)醫院病室。離街甚遠。世昌在外飲泣。世英即出外尋覓。相距如是之遠。聲音如何能達。亦與事理不符。

(十二)演員姓名。全不揭示。不足以與發其進取之心。

綜觀全劇幾無一是。處其病即在將中國影戲看得太容易。遂至乖謬百出。余草此文。不禁爲中國影戲前途一哭矣。

是故吾人論中國影片。不必奢望導演家個個皆爲葛雷菲斯。殷格蘭姆。卓別令，但求其腦筋清楚。對於普通社會家庭情形，須有至少限度之了解可矣。不必奢望演員個個皆如歐美之電影明星。但求其能將自身在劇中的任務認清。循人生之常軌作種種表演可矣。今乃並此而不得。中國影戲之前途，其危乎殆哉。



北京電影事業情況

馬二先生

年來我國之電影事業。極爲發皇。然製片祇有上海一隅。餘地則僅有開映影片之劇館。而無攝製影片之公司。北京雖爲首都。亦復如是也。

現今北京之電影劇館計有五處。

一、東安大街眞光戲院
二、東安市場明星影戲院　　以上三處皆在東城
三、東長安街平安影戲院
四、絨線胡同中天電影台　在西城
五、西珠市口開明戲院　在南城

以地點論。眞光最遠偏於東北。而中天則較爲適中。然而在事實上則反以眞光之營業爲佳。中天弗如遠甚。平安爲外人所經營。曩固推爲第一影戲館者。近其營業亦遜於眞光。此其原因何在。殊堪研究者也。

眞光經理者爲前財政總長羅文幹之介弟。係北大學生出身。眞光之建築。係一九二〇年之最新式劇場。惟冬日用煤爐而無熱氣管。然在北京已算首屈一指矣。平安及中天皆弗如。而明星則爲舊式戲館。舞台及樓廂尚爲方形。本爲吉祥茶園原址。開明雖爲新式戲館。然近以演舊戲爲重。梅蘭芳卽以該館爲出演之所。方記者初至京時。該館尚未兼映影片。(聞去歲曾映演後中止今始恢復)中天之經理爲朱旭東君。卽前在上海組織開明新劇團者也。想滬人尚多知之者。

北京社會看影片之眼光程度。似遜於滬上。除學生外交派人物而外。識英文者殊不多。然外交派人物以住東城者爲多。而使館界又在東城。故東城之影戲院獨多。非偶然也。

觀影片者多爲智識階級之人物。故凡選影片稍嚴者。必得觀衆之信任。而營業亦因而得以鞏固。反之。則觀衆必不甚信任。而生意亦遂雖有起色矣。上海聯合公司出版之『情海風波』。運京之後。曾映於平安。而眞光則弗映。於此卽證明眞光之選片實較嚴於平安也。近神州公司經理汪熙昌君。攜其出版之『不堪回首』來京。欲在眞光開映。尚無成議。恐亦未必入選也。

中天則專映中國影片。蓋西城住戶觀影片者。婦孺及不識英文者爲多。且中國影片既有華文說明。而情節淺近。容易領悟。此亦地理及情勢上有不得不然者。百合公司出版之『苦學生』及明星之『好哥哥』皆能博得觀衆之好評。賣座亦均佳。惟商務書館出版之『愛國傘』則成績欠佳。殊爲觀者所訾議。

故中國自製之影片。苟能稍佳者。則北京當然可以大賣而特賣。上海之中國影片家。似已注意於此。然而南城除開明外。竟無相當之影戲院。殊爲缺憾。開明每逢星期六及星期開演舊劇。卽停止影片。蓋僅開映影片爲一種副營業。稍資彌補而已。非純粹之電影館也。

日前百合公司經理朱瘦菊君因攝製孫中山出殯影片來京曾數度晤談以爲北京無一製影片之公司殊爲缺憾而記者之意則更以爲北京設立攝影場較上海有種種之便利

一、地價低廉寬廣適宜之地皮極多。
二、攝取北數省之風景極便利。
三、僱用演員較上海更便利。
四、製假景之技師較高妙且費用較廉。

惟攝影場必須用鋼骨之玻璃房因風沙極重且常有無玻璃房卽不能工作而玻璃房苟不堅固亦有被風吹倒之虞此又不可不知者也。



月夜

玄霜女士

初秋的月夜。天空中雖佈着一二片稀疏的浮雲。可是那將圓的明月。還是皎潔得非常清麗可愛。那田塍樹梢。欄上簷邊。都像抹了一層輕霜似的。最美麗的要算那將熟的稻。牠在月光之下。被微風拂着。遠遠的看去。好像是銀波輕湧一般。在這淒淸的秋夜裏。D獨處在洋台上。她斜倚週欄。呆呆的望月深思。在她憔悴的容光中。緊鎖的眉峯裏。也不知隱藏着許多少悲鬱的心情。更兼她穿着一身玄色的衣裙。益增她的慘淡之色。這時門內有步履之聲。由遠而近。門簾響時。Y和他的夫人都已走進洋台。Y剛跨進來時。就不禁的說道。「呀好月色。」

D的思潮驟然給他們打斷。也祇無意的隨着說「好月色。」

當時Y夫人已把捧着的刻花白鋼託盤放在洋台正中的一張籐的小圓桌上——盤內盛了些杯壺之類——二人都先後的圍着小圓桌坐下。卻都寂然無聲的仰首望月。

一會D長嘆一聲。Y夫人正微笑着覷月。聞此長嘆。不禁感容道。「D姊。你太自苦了。常常鬱鬱不樂。人生能有幾何呢。得快樂時還是快樂罷。何苦作傷心之相呢。今兒月亮這樣明澈。我已預備着鮮果清茶來和你解悶了。」

Y也續着說。「是啊。我也望你能自慰一些。」

D稍遲疑。從容的答道。「你們的好意。我何常不知道。我也何常不想快樂呢。你們幸福人自然胸懷曠達的。我卻對此行雲流水的人生。怎不作傷心之想呢。」

Y夫人道。「雖然如此。你也得顧着身體爲是。我想偉大的自然。最能移人情趣。這裏有白空着的屋子。你不妨搬來住。你如嫌寂寞。也可以到堺近鄉村辦的小學校裏授幾點鐘課。這對於你的學問才能。不免委屈。但是小孩的天眞。也狠能溶解你的悲思。」

D狠感激的道。「我是最厭城市生活的。早有這想了。但是你已遠離母親。老弱母親底惟一的安慰者。就祇一個我了。她又不肯捨家來此。我那能久離她。也何忍久離她呢……唉。母親雖然寂寞。還有一個可憐的女兒在膝下安慰她。二三十年後的我。啊。安慰是誰呢。」

D說至此。不覺盈盈淚下。Y和他的夫人。雖滿胸熱誠的安慰她。卻已無從說起。祇默默相對

那時明亮的月兒。已給流雲掩着。樹聲沙沙。好像天地也黯然而悲的樣子。

忽有一對壁人。穿林而至。語笑着在屋前過去。



縣知事（小說）

心冷

劉知事正在公事房裏看着公文。當差的拿了一張片子進來。站在旁邊低聲道。「有人要見縣長」。劉知事看着當差的臉道。「你不知道規矩嗎。我什麼時候辦事。什麼時候見客」。當差的道。「小的知道。不過來的那位客人。其勢洶洶。非見縣長不可。小的也會告訴他說是縣長正在辦事。他却只是催我來請」。說着將手裏的名片遞了過去。劉縣長接了看了一看。皺了皺眉頭道。「又不知道什麼事來麻煩」。說着便向會客室裏走去。

劉知事走進會客室。早見那客人箕踞坐着。橫眉豎眼。一臉的兇相。劉知事走到跟前。拱手道。「尊駕光降。失迎失迎」。那人站了起來道。「你就是這兒的縣長嗎。好。咱們坐着講吧」。劉知事道。「請教請教」。那人道。「今天我來。沒別的事。因為我們師長打發我來跟你說。因為要關餉。得問你商量這麼五萬塊錢。反正你儘三天之內給預備出來得啦」。劉知事陪笑道。「師長有命令。兄弟自然不敢不遵。可是敝縣實在沒有錢。還求尊駕給囘明了師長。別處再想法吧」。那人道。「反正你給想想法子。咱師長的脾氣。你知道不知道。他怎麽說就得怎麽辦。你要跟他拗一下子。你瞧吧。讓你這個官兒做不成」。劉知事道。「兄弟所說的確是實情。並沒有半句虛言」。那人道。「他不管你這些個。反正你得想法子」。說着從袋裏掏出一張公文遞給劉知事。劉知事接在手裏。疑遑不決。那人站起身來道。「我還得上旁的縣裏呢。反正你在三天裏給預備着。可千萬別誤了事。咱師長是不好惹的。你得放明白些」。說着昂昂地走了出去。劉知事手裏拿着公文。直送了那人出去。纔囘到公事房裏。愁眉不展的只是劃策。

劉知事請了會計科長來商量着籌款的方法。會計科長道。「縣長是明白的。現在那裏還有錢呢。預徵的漕糧。已經解到省裏去了。屠宰稅捲烟稅。也被省裏的委員提了去。一時那裏還湊得出五萬塊錢。況且教育經費積欠了三個月。一個錢都沒有發。一班校長們天天在這裏催着。我還正沒有法子想呢。這可怎麼辦」。劉知事道。「跟他們是沒有理講的。沒法也得想法子。還是偏勞你吧」。

會計科長尋思了半天道。「除此沒有別的法子。要麼找林福生去。或者還有條生路」。劉知事道。「那個林福生」。會計科長道。「縣長忘了嗎。就是那個販土的林矮子」。劉知事道。「這事情怎麼好辦呢」。會計科長道。「找到了他。事情就容易了。問他先借來對付着再說。只要我們裝

雙作啞。讓他賺上一票就行啦」。劉知事搖着頭道。「這事情我總覺得不大好。自從我接手以來。別的不敢說。只此煙禁一項。總算還有點兒成績。如今要是這麼做。豈不是前功盡棄。並且還要差了許多百姓」。會計科長道。「縣長眞是仁人君子。可是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也祇得從權辦理。萬一到時候籌不到款。在縣長方面也有許多不便。好在那班抽煙的人。他們本來自己害自己。這也算不了罪過。除了這條路之外。簡直我也是無法可想。只好請縣長另請高明罷」。劉知事在屋裏轉了半天道。「罷了罷了。隨你去辦吧。你怎麼辦怎麼好」。

三天之後。果然籌到了五萬塊錢。劉知事的心裏放下了一塊石頭。可是在那張貼着煌煌的禁烟的告示的地方。常常有一絲絲的烟味。隨着風兒飄散在狹小的巷裏。站崗的警察們平時鼻子比獵狗還靈。如今却裝做沒事人的樣子。日久之後。告示被風吹雨淋。模糊得看不清楚了。一班烟鬼却一個個精神抖擻。十分得勁。就是會計科長的姨太太的手上。也添了一個晶瑩燦亮的鑽戒。

★　★　★　★　★

兩個月之後。大隊的兵。都駐紮在縣裏了。小小的縣。那裏有地方能容得下一兩萬兵。住的地方。於是幾處大些的學校。都變成了兵士們臨時的宿舍。只是那班學生們沒處讀書。一個個似沒籠頭的馬似的。一天到晚的在外面亂逛。替他們的父母增添了不少的麻煩。

平常的清晨。城裏除了鷄鳴犬吠之外。簡直沒有別的聲息。如今天色剛亮。便有那悲壯淒涼的軍號聲音。破了岑寂的空氣。驚醒那全城的睡夢者。

全縣驟然間增添了一兩萬人。固然覺得比往常熱鬧得多。可是商業却格外的清淡起來。金子店裏雖然整日價開着門。可是架子上都是空空的沒有什麼擺設。綢緞店裏的夥計。平日間梳得光光的頭髮。搽得白白的臉蛋。笑迷迷地招呼着一班女顧客。忙得像穿花蝴蝶似的。如今一個個都坐在櫃檯裏打磕銃了。

只有劉知事却比誰都忙。除了辦那例行公事之外。天天還要去伺候着師長。這樣那樣忙個不了。今日籌餉。明天預備糧草。忙得他只是亂轉。總算師長還看得起他。無論什麼都找到他。連師長姨太太的衣料。都派他去剪。人家都羨慕劉知事官運亨通。可是他自己却一回到家。便對着他夫人唉聲歎氣。

這天有幾個第七營的幾個兵士。喝了個大醉。糊裏糊塗跑到人家家裏。攪着人家的大姑娘家混鬧。誰知碰到那位當家的老頭兒偏不識相。激那幾個兵大罵了一頓。他們本來是有了幾分醉意。那裏禁得起再一激。於是一個個摩拳擦掌。將老頭兒掀在地下亂打。老頭兒那裏受得起。臉也青了。腿也瘸了。睡在地上只是嚷「青天白日難道就沒有王法了嗎」。驚動了隣居來看。他們見是兵士。誰也不敢惹火燒身。一個個關上大門。聽他們的隔壁戲。

幾個兵正在打罵的時候。碰見一個上差的警察跑了進來。問明原由。這個警察也胆大。就對着那幾個兵道。「諸位請出去罷。這兒不能這麼樣的」。說着便去拉他們走。一個兵道。「你配說話。你是什麼東西」。警察道。「我們吃公事。就得照公事辦。他們是安分良民。偺們犯不着去跟他們麻煩」。那兵道。「老子喜歡這麼樣。你管不了。他媽的要你管閒事」。警察道。「不然我管不着。我既然當了警察。我就管得着」。那兵跳了起來。拍的一下打了警察一個嘴巴子。那警察便提起棍子照準那兵

的腕上打了一下。旁邊那幾個兵那裏還肯歇。便一擁上來。將警察圍住。連拖帶拉的捉到營裏去了。

師長爲了軍警衝突的事。特意叫了劉知事去。對劉知事道。「你不是兼着這裏的警察所長嗎。現在你手下的人居然打起我的人來了。還了得。旁的不用說。我現在這一萬多人全不是好惹的。這個混蛋要不辦他。要是激怒了他們。出了什麼事情我可不管」。劉知事道。「那麼師長以爲要怎麼辦呢」。師長道。「怎麼辦。難道放了不成。斃了就完了」。劉知事再想說時。瞧見師長那兩只眼睛閃閃的發光。嚇得他將話咽在喉嚨口說不出來。

師長道。「就派你去監視。馬上去」。劉知事只得退了下來。旁邊早有一隊兵押着那個警察在那裏候着。劉知事瞧那警察時。一些都沒有驚惶的神氣。那隊長瞧見劉知事出來便指揮着他們上刑場上去。這時早有許多人跟隨在後面。去看熱鬧。擠得街上的車子都走不了。

劉知事眼瞧着那警察被一顆子彈穿進了太陽穴。立時鮮血直流。倒地而死。那班兵士。却趾高氣揚的整隊而歸。旁邊那些看熱鬧的一個個都歎息着。對於這直僵僵躺在地下的警察表示哀悼。劉知事好在生難過。可是也無可奈何。

第二天師長因爲姨太太要買首飾。又差人一早來找劉知事。誰知到了知事公署。遍找劉知事。也不見踪跡。連知事的夫人小姐都不知去向。那人回去稟明了師長。立時通緝。可是竟如石沈大海。永無着落。知新事上任了。到師長那裏去參見過之後。便去拜會本地的紳士。那大紅的片子上。刻着「林福生」三個大字。很惹起一般人的注意。

冷廬雜綴

張士誠

元末張士誠據蘇州。苗獠守嘉禾。禾境之間。往往招集無賴少年號爲義士頭目。殺掠鄰境。名曰檢括金帛財貨。打劫不貲。至於墻屋亦折毀而歸。士誠弟士信。稱爲國弟。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誅金玉翠。極其麗飾、園中採蓮舟楫、以沈檀爲之。肆情縱慾。一至於此。時人作詩有云。書生一夜睡不著。太湖西畔是他那、蓋剌之也。

多子

西漢景帝男中山靖王勝。爲人淫亂。樂酒好肉。生子一百二十餘人。宋徽宗止及其半。



讀者俱樂部

放假

胡英華 武昌第一師範

「放假呀放假呀」。這是禮拜一的早辰聽見的呼聲。於是一起一起的呼着叫着並且說「要求呀」「舉代表呀」。「機會難得呀」。「要快呀」。熱熱鬧鬧的不到十分鐘頭所謂代表居然產生了五六人。一轟的到了校監室裏後面急急的跟着打探消息的也不在少。

校監看見來了許多學生以爲是發生了重大的事件。業已徵求過全體覺見者就首先的搖手道「大家既是很鄭重的請大家不要發言讓代表來討論」。於是代表宣布意見謂爲是全體通過說「請先生補放清明節假一日」。

校監說「我以爲……。若是補假。諸君都是明白人。毫無討論之餘地。亦無要求之必要」。

代表說「何故」。

校監說「放假之與否。我自然會先行通知的。況且昨日已休息一日」。

代表說「昨日是禮拜日在平日是應當休息並不是爲清明節而休息的」。

校監說。「總是休息。卽今日補假。也是休息。如昨日不是清明。遇清明時。當然是再放假。既昨日是清明節。這假就算放了。這過去的是當然不成問題。何云補呢」。

代表說。「不然一年的淸明節。再沒有第二個。也是難得逢的一個節氣。不可不有以紀念」。

校監說。你這不成話。然則把昨天不算禮拜日。當作淸明節的假期已放了如何。——我不過是爲諸君的光陰寶貴的前途計。況且自明日起已是完全的假期了。禮拜二、三、四是全省追悼孫中山先生的大會。這三天之內要休息以誌哀悼。禮拜五、六又是全省運動會的大會期。諸君又是前往參觀者。假若今天放了假。那末這一禮拜豈不是完全烏有了。……請大家原諒」。

「不行不行」。衆口同一的叫着。並且喊「補假呀。補假呀」。眞是呼聲動天地

校監終於不得已。乃道。「今天作爲休息。不名爲放假。請諸君到自習室去」

代表說。「請先生布告示知同學」

校監說「布告是不寫的」。

代表說「假呢」。

校監說「假是不放的」。

代表說「鈴呢」。

校監說「鈴是不搖的」。

不到一會兒自習室裏靜沉沉的沒有一點兒的響聲。



傀儡之家庭

挪威易卜生原作
歐陽予倩改譯

第一幕

一間樸素精雅的洋式房間。向後右邊一門通大廳。左邊一門通霍玉門之書室。在此兩門之間放一鋼琴。左牆的正中有一門。靠門一窗。近窗置一圓桌。桌旁一大椅。一小沙發。右牆一門稍靠後。稍前裝一火爐。爐前兩安樂椅一搖椅。在爐與邊門之間。置一小棹。牆上有彫刻。一個小架上頭擺着些零碎古玩。一小書架。放着精裝的書。地上鋪着地毯。因爲冬天。爐中有火。開幕聞電鈴及啓門之聲。憶蘭輕輕哼着小曲兒進門。身上披着大衣手裏提着些小包。她進門便將買的東西放在右邊桌上。這時通廳上的門開着送東西的人站在外面提着一籃年糕菓子之類。女僕金媽將這籃東西接過來。

憶蘭　金媽把這些年糕跟水菓拿到裏邊去放好了。別讓小孩兒們看見（金媽答應。下。憶蘭取錢對送的人說）這兒是八塊半錢另外給你兩毛錢酒錢罷。

送力　謝謝（下憶蘭關門她一面笑着一面脫外衣好像狠高興的。她從口袋中取出一包糖來吃着。輕輕的走到他丈夫霍玉門的書房門外聽上一聽。）

憶蘭　他在家呢。（一面哼着曲子走近棹子忽聽得霍玉門在裏面說話。）

玉　可不是我養的那小百靈兒在那兒叫嗎。

憶　唉。

玉　小寶貝兒又在那兒作怪了。多早晚回來的，

憶　才回來。（說着把糖藏起來用手怕擦擦嘴。接着說。）你來來瞧我買的東西。

玉　別攪我。（一會兒他開了門。手裏還拿着一枝筆）買的東西。怎麼那全是的。你又在那兒瞎化錢了。

憶　化這麼一點兒錢怕甚麼。我們今年才算過頭一個舒服年呢。

玉　得了得了。總還得省儉些才是。

憶　我知道。過年用幾個錢也眞有限。你這會兒作了銀行行長。不是馬上就有大薪俸嗎。

玉　領薪水還早呢。

憶　先到那兒借點兒化不成嗎。

玉　憶蘭。你這個小敗家子兒。比方說我這會兒借着了一千塊錢。給你隨便兒化了。到了明天晚上。我萬一一口氣不來……

憶　得了。老愛說那樣怕人的話。

玉　倘若我眞死。便怎麼樣。

憶　要是有那樣的事情發生。有債沒債。不是一樣嗎。

玉　那麼那放債的人便怎麼樣呢。

憶　誰管他們。

玉　豈有此理。說正經話。一家人家有了債便難辦了。有了債便不自由了。我們夫妻好容易撐持到了現在。總不要變樣子。所以我的主張是絕對不借錢。不欠賬。「無債一身輕」不是你完全明白的嗎。

憶　謝謝你的長篇教訓。你自然是不錯的（不高興。走近爐旁）

玉　得了得了。你又怎麼了。（取出錢包）別生氣。憶蘭。你瞧這是甚麼。

憶　（快回頭一看）錢。

玉　我知道過年總得要化錢的。

憶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謝謝你士門。這可夠化狠久的了。

玉　不馬上化完就得了。

憶　眞的。自然化狠久。你來。讓我拿我買的東西給你看。又好又便宜。這是華兒的一套新衣裳。你瞧這把小軍刀好不好。這只馬跟這個喇叭給寶兒罷。這小人兒跟小搖床給愛明罷。這都是些便宜玩意兒。反正一到他們手裏就弄壞了。用人們賞他們幾個錢罷。志安嬤嬤可得買點兒好東西給她。——給她一件衣料罷。

玉　那個包兒裏是甚麼。

憶　那是我替你買的。可是這時候不給你看。

玉　你自己呢。應當買點兒甚麼給你自己才好。

憶　我。我是甚麼都不要。

玉　不對。你總得告訴我你想要甚麼。

憶　我眞想不起我想要甚麼。……既是……那嘿你就……

玉　你說。甚麼。

憶　（低頭弄霍玉明的衣扣。）要嘿你就……你就……

玉　你只管說出來。

憶　你要就還是給我些錢罷。你儘可量力而為。我也可以慢慢兒想着買點兒甚麼。

玉　可是……

憶　你給我錢罷。讓我慢慢兒想着買一樣頂好的東西。

玉　你要是作正用。或者爲你自己身上化到也罷了。只是你老買些不要緊不相干的東西。化完了又來問我要。

憶　那也不見得。

玉　不要不成嗎。憶蘭。（抱着她）這眞是一只依人小鳥。可是誰也不信養這樣一只小鳥要化那麼多錢。

憶　不害臊。虧你說得出。眞的。我拿你給我的錢格外的省儉就是了。

玉　不錯。格外的省儉。可是到臨了。省儉得連一個銅子兒都沒有了。（憶蘭一面哼着小曲一面笑着）

憶　只要你知道我們這些作小鳥兒的是應當多揮霍多化錢也就對了。

玉　你眞是個怪物。跟你父親一樣。只要抓得着。拿過來就化。左手進右手出。連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幹了甚麼了。這瞎化錢都有遺傳性的。

憶　我願意多傳些爸爸的性格才好呢。

玉　我除了你專作我的會叫的小鳥兒以外

憶　甚麼我都不願意。但是我覺着你今天有點……有點……說甚麼好——有點說不出的滋味。

玉　我。

憶　可不是嗎。你正面瞧着我。

玉　甚麼。

憶　你這又白又齊的牙上。不免又出了點兒花樣。

玉　爲甚麼。

憶　她一定走過糖菓店門口。進去看了一看。

玉　沒有。眞的沒有。

憶　沒有買洋糖吃麼。

玉　自然沒有。

憶　沒有就完了。總算我是瞎說。

玉　(走到桌子右邊)你不歡喜的事我照例不作的。

憶　是嗎。我相信是眞的。你說的話總不假。我也不來盤問你了。——我們要預備過年了。

玉　請藍醫生來吃年飯好不好。

憶　用不着的。他自己會來。他來我告訴他好了。可得預備點兒好酒。——過年也是有些意思。

憶　一家團聚自然有趣。小孩兒們格外高興。

玉　想着一個人有固定的事情相當的收入是眞好。可不是嗎。

憶　那是自然。

玉　你可記得去年一交十二月你就忙起一切都是你自己預備。你夜深了還躲着那邊屋裏頭不知道幹些甚麼也不讓我知道。你說是作衣裳作花兒。只管幹你的去了。滿沒理我。那時我可眞悶壞了。

憶　我可一點兒也不悶。

玉　卻是以後也沒看見你作出甚麼來。你還說有好玩意兒給我瞧呢。

憶　你還要來取笑我嗎。我作了許多的花兒。都被耗子給弄壞了。我又不是貓。誰管得住耗子。

玉　反正你爲着鬥我歡喜。你總算是盡過力了。這會兒好了。困苦艱難的日子也過去了。

憶　可不是嗎。

玉　這下你可以儘管陪着我頑頑。我也不寂寞。你也用不着過於操勞。也好拿手指頭格外養得嫩些。

憶　自然我不要操勞了。你還要我操勞嗎。唷。想起來眞快樂。等到過了手。我們就得慢慢兒計劃計劃看怎麼整理。我們以後的家庭。(開鈴聲)誰按鈴。一定是有客來了。討厭。(一面收拾房子)

玉　只說我不在家得了。(金媽進來)

金媽　有個女客要見太太

憶　請她進來罷。

金媽　藍醫生也來了。

玉　他是不是到我書房裏去了。

金媽　是的。(崔玉明走進書房去金媽領着林夫人進來林夫人穿着旅行的衣服女僕下關上門)

林　你好嗎憶蘭妹妹。(不自然的樣子因爲許久未見不甚記得了)

憶　好(疑心似的)

林　我看你不認識我了。

憶　可不是嗎。——唷我想起來了。你是克芬姐。你怎麼會來的。

林　可不是我嗎。

憶　克芬姐想想看我竟會不認識你了。我怎麼…… 唷你怎麼長變了。

林　一定是長變了。八九年整十年沒見了。

憶　沒有罷。可不是有了嗎。這八年來我到狠

好。你怎麼會到城裏來。這樣冷的天。你一個人走這樣遠的路。你眞算得勇敢了。

林　我是今天早上到的，

憶　來得好。我們一塊兒過年。多們快樂有趣。脫了大衣罷。你怕凍殭了罷。（帮她脫外衣）烤烤火罷。你坐這張椅子。好坐些。我坐這張搖椅（抓着林夫人的手）這下又見着我的老朋友了。只是猛一見的時候——怎麼你好像臉上不如從前有血色。是瘦一點兒罷。

林　老得多了。

憶　恐怕是老一點兒。卻是不多。眞正一點兒。（她忽然正色自己怪自己）唷我眞粗心。我只顧坐着談閒天克芬你不怪我罷。

林　你這是甚麼意思。

憶　可憐的克芬姒。你現在是個孤身的人了。

林　是的。我丈夫是三年前死的。

憶　我知道。我在報上就看見。我本要寫信給你。可是我一動手又被別的事攪得躭誤了。

林　這我明白。

憶　可是我太不對了。克芬。你一定吃了不少的苦。他甚麼都沒替你留下嗎。

林　沒有。

憶　小孩子也沒有。

林　沒有。

憶　甚麼都沒有嗎。

林　連一點傷心寂寞都沒有。

憶　（不相信似的瞧着林夫人）怎麼會那樣兒呢。

林　（一面理着頭髮帮着苦笑）有時候竟會是那樣兒。

憶　這樣孤苦伶仃的日子。可怎麼過呢。我有三個狠可愛的小孩兒。可惜這會兒奶媽帶出去了。不能給你看。克芬姒。你把別後的事情詳細說給我聽罷。

林　不。還是先把你的事告訴我。

憶　不得讓你先說。今日我不只顧自己。今日我只講你的事。唷只有一樁事我得告訴你。——你或者知道也未可知。我們交了一步好運。

林　沒有知道。是甚麼事情。

憶　你想。我們霍先生作了銀行行長了。

林　你的丈夫眞好運氣。

憶　可不是嗎。作律師是你知道的。位置不大靠得住。他又是個正直人。不大冠冕的錢。他是不肯要的。這種地方我是最以爲然。你想。如今他得了這樣的好位置。一過新年就要進行辦事。便可以拿大薪俸。還有紅利。你想我們夠多麼快活。將來我們的日子便要大不同了。一定能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手裏既有了大宗的錢。就用不着然這個愁那個了。那自然是快樂。自然是開心。你說對不對。

林　日用必須的東西不缺乏。也就狠快樂了。

憶　何況還有狠多的錢。大堆大堆的錢呢。

林　憶蘭。你的老脾氣還沒改嗎。你在學校念書的時候。你就狠會化錢。

憶　（微笑）玉門他也長這樣說我。（舉起指頭）但是「憶蘭憶蘭」可不是像我們所說的那樣不懂事。呵，我也沒有機會可以供我揮霍。我們也有我們的工作呢。

林　你也有甚麼工作。

憶　是。也有些個輕巧活計。編物。刺繡。挑花。差不多這類的。還有些別的事情。你要知道。在我們結婚的時候。玉門辭了政府裏的差事。又一時沒有別的好機會。所以他總得想法子多弄幾個錢。在我們結婚的頭一年。他實在是勞苦得了不得。沒早沒晚

的奔波忙碌竟至於成了重病。那時候醫生便說是一定要到南邊去養病才能好。

林　那麼你們就到西湖去住了一年。

憶　是的是的不瞞你說。那個時候可眞是着急。那時我正忙着養小孩子可是不能不動身。幸虧有那囘旅行。才救了玉門的性命。但是錢也就眞用得不少。

林　那是自然。

憶　走一躺化了三四千塊呢。不爲不多罷。

林　你有那樣多的錢化。眞痛快。

憶　那是我父親給我的。

林　原來如此。你們老人家他不是就在那時候不在的嗎，

憶　是的。正是那個時候。克芬姐你想。我在他病中，我竟沒能夠去服侍他。因爲我提防着小孩子早晚要養。玉門又在病中。不能離開。唉。我是再也不能見着我慈愛的父親了。這是我結婚以後最難過的一樁事。

林　你本來是一個孝順的女兒。以後你就到了西湖去了。

憶　我們有了錢自然就可以去了。醫生說。不宜多躭誤時候。過了一個月我們就動身的。

林　霍先生囘來完全好了罷。

憶　以後就一點兒病都沒有了。

林　那醫生。——

憶　甚麼。

林　不是呵。我進來的時候。聽見老媽子說醫生來了。

憶　呵。不錯。藍醫生。他不是來看病的。他是我們的好朋友。每天走這兒過總要進來看看的。玉門從那囘旅行以後。一點兒病也沒有了。小孩也都强壯。我也好（跳起來拍掌）克芬姐。一個人在世界上能夠快活眞是不容易的事情。唷。可是我太不應該了。我只顧說我自己的事情。（忙坐在靠近林夫人的一張小椅上。把手放在林夫人的腿上）克芬姐。別生氣。這下你應當告訴我。你眞不愛你丈夫嗎。你怎麼會跟他結婚的呢。

林　我母親在的時候。病在床上不能動。我又還有兩個小兄弟要照顧所以我以爲不宜拒絕他。

憶　我也想或者是這樣兒的。那時候他想是狠有錢。

林　不錯。那時候他的光景狠好。但是他的買賣狠靠不住。死的時候已經完全失敗了。所以一點兒甚麼都沒留下來。

憶　以後怎麼樣呢。

林　以後我只好自己設法。開了一間小店。一間學堂。還不是幹到那裏是那裏。近三年來。憶蘭。我可眞累得夠了。現在是辛苦的日子過去了。母親已經去世。兩個兄弟呢。都有了事情能夠自活了。

憶　這你可眞自由了。

林　也不見得。好像孤孤單單沒有依傍似的。所以我不想再久住在那鄉下冷靜地方。我想在城裏來找一樁排遣憂思消磨時日的事情總還容易。比方說固定的事情好像辦公室寫字間一類的事情。找一件作作也不錯。

憶　那些事多麼麻煩。你已經累壞了。我看不如找個山水清出的地方養息養息去罷。

林　可惜了兒我沒有父親給我錢化。

憶　別生氣。

林　你別生我的氣好了。憶蘭你想。像處我這種地位最容易發牢騷。雖然說不爲餓勞働爲着吃飯也得要終日忙碌。甚至於變成了自私自利。方才我聽見你交了好運。

林　老實說我替你歡喜。還不如替我自己歡喜呢。

林　你是甚麼意思。呵。我明白了。你是想要玉門幫幫你的忙。

林　正是。

憶　他可以的。交給我了。我一定給你辦好。我一定想一個好法子叫他不能不答應。我眞樂意幫助你。

林　你眞好，待我還這樣親熱。在你是不知道艱難困苦的人。你能體貼我。那是格外難得的了，

憶　我，我不懂得艱難困苦。

林　得了。作點兒手工就算是艱難困苦嗎。你眞是個小孩子。

憶　(搖着頭在屋裏走來走去)你別自以爲是看不起人。

林　不。

憶　你也是跟他一樣，總以爲我是不幹了正經事的。

林　得了得了，

憶　你以爲我在世界上沒有一些兒困難嗎。

林　你的困難我都知道。你剛才都說過了。

憶　哼，那些都是極小的事。還有大事沒告訴你呢。

林　大事。甚麼。

憶　我知道你是看不起我。那是你不對了。你爲你母親一直辛苦那麼多少年。你以爲狠得意的是不是。

林　我自問從來不敢看不起人。不過我想着能夠使母親安安逸逸終其天年也自己覺得是心安理得。

憶　你并且還想着你養成了你兄弟也頗爲得意。

林　不應該得意的嗎。

憶　自然應該，但是這下讓我來告訴告訴你。我也有件把事自己得意的。

林　我相信，可是甚麼事呢。

憶　噯，輕些。讓玉門聽見了可了不得。這樁事除你之外。誰也不能知道。

林　這是怎麼囘事。

憶　你過來(拉林夫人與她緊靠在沙發上)克芬姐我的得意事，就是救了我丈夫的性命。

林　救了你丈夫的性命。怎麼囘事。

憶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要是我們不到西湖。玉門的命可就不保了。

林　多虧你父親給你錢。

憶　誰都以爲是這樣但是：——

林　但是。——

憶　爸爸沒有給我錢。一個銅子兒都沒給我。那個錢是我自己想的法子。

林　你自己。全是。

憶　三千塊現錢，你說怎麼樣。

林　你怎麼弄得着這樣多錢。你中了彩票嗎。

憶　彩票。彩票有甚麼希奇。

林　那你這錢是那兒來的呢。

憶　(哼着曲子面上帶着不可測的笑容)拉：拉：拉：。

林　你總不見得向人去借。

憶　不見得爲甚麼不見得。

林　妻子不得丈夫的許可，能隨便兒向人借錢嗎。

憶　(顛着頭)倘若作妻子的有些見識會處理些事情，——

林　憶蘭我眞不明白。——

憶　你用不着明白。我也沒一定說錢是借的。凑錢的法子多着呢。(坐下在沙發上)也許我從醉心我的人手裏弄來。一個人要長得像我這樣動人。——

林　憶蘭，你這可太糟了。

憶　我知道你着急死了。

林　這件事你不太鹵莽一點嗎。

憶　救丈夫的性命是鹵莽嗎。

林　瞞着他總覺得鹵莽一點。

憶　但是不瞞他。他的性命就不保了。你懂得嗎。他自己還不知道他的病有多麼利害。醫生悄悄兒告訴我。說他的病狠危險。除非到南邊去過冬。不然就難保無虞。起初我也想法子勸過他。我說人家的夫妻都去旅行。我也想到南邊去逛逛。我哭着央告他。我知道沒錢。我就話裏套話勸他去借幾個錢。誰知他非但不肯而且還生氣。說我胡鬧。他說他作丈夫的責任。應當矯正妻子的胡思亂想。我想他雖不肯。我無論如何要救他。因此我才想了別的一條路。

林　難到你父親就沒有告訴你丈夫那錢不是他的嗎。

憶　沒有。我爸爸正在那時候死的。我本想和盤託出告訴父親。求他不要對玉門說。不過父親病得正利害。沒等到我告訴他。老人家就歸世了。

林　你也就一直沒有讓你丈夫知道。

憶　我的天。他那樣討厭借錢。我那兒能告訴他。他是個堂堂男子。他要知道受了我的恩惠。他一定要慚愧。要生氣。回頭夫妻間的感情。定要受影響。美滿的家庭也就不能像今日了。

林　你想始終不告訴他嗎。

憶　（微笑若有所思）也許要告訴他。總在多少年以後。等我老了。你別笑。我。我是說等他跟我的愛情淡一點兒的時候。或者我的跳舞唱歌不能叫他歡喜的時候。再告訴他罷。這留一點兒祕密。或者有些用處。罷。瞎說瞎說。那兒會到那步田地。克芬姐。你說我這樁大胆的事情怎麼樣。我也不見得毫無用處罷。你總想得到我担的是甚麼憂愁。到期要付可不是開頑笑的。你可知道生意場中分期付款。按日交利。把人煩死了。我只好勉强從這兒省五十那兒省一百的窮湊。玉門的起居飲食總得讓他舒服一點。所以家用不能過於省儉。而且小孩子們的衣裳。也要像個樣兒。是我替他們忙來的錢全得用在他們這些小寶貝兒身上。

林　這樣說起來。你得拿你的私房錢去賠墊了。

憶　那何消說得。自然一切全在我自己撑持。有時玉門給我錢讓我買衣裳等件。我總沒有花上過一半。我總揀最簡單最便宜的東西買。總算運氣。我買的東西。沒有一樣不合式。玉門竟毫不疑心我存出錢來作了別的用項。不過我可眞夠受了。因為衣服穿得講究也是一樁舒服的事。克芬是不是。

林　不錯。

憶　而且我還用別的方法湊錢。去年冬天我還替人家鈔寫了狠多的東西。我每天晚上關了門寫到半夜。啊。有的時候。我眞是疲倦得了不得的了。不得看錢的分上也就沒有法子。

林　那麼你的債到底還清多少了。

憶　我一時也說不上來。因爲這種事狠難得弄清楚。我只知道我所能抓得來的錢全都還了債了。可是有的時候我可實在沒有法子。我就坐着設想有一個有錢的闊紳士忽然愛上我了。

林　甚麼紳士。你說誰。

憶　沒有誰他已經死了。打開他的遺囑一看。狠大的字寫得明明白白「所有一切財產都歸可愛的霍憶蘭夫人承受」。

林　你說的到底是那個紳士。

憶　老實告訴你并沒有甚麼紳士。這不過是我沒法弄錢的時候一種夢想罷了。這會兒好了。無論那老東西在那兒都不關我事。他的人也好遺囑也好。都不在我的心上了。因爲我的困難過去了。(跳起來)克芬想想多快活。愁雲都散了。我從今往後自由了。只消帶着幾個小孩子隨便頑頑鬧鬧。家裏的東西無不講究適宜。尤其是合玉門他的式。春天快來了。到了那時我們大致有些閒空。我或者再到西湖去頑頑啊。想起人生快樂眞是有趣。

林　(站起)門鈴響。想必有客來了。我去罷。

憶　不儘管坐着沒人上這兒來。這一定是會他的。(金媽上)

金媽　太太外頭有位先生要會老爺。

憶　是誰。(柯士達立於門口)

柯　是我。霍夫人(林夫人趕緊站起來轉面向窗站着)

憶　(略走近柯士達之前着急的樣子。輕聲的說道)你啊。甚麼事。你要見霍先生說甚麼話。

柯　有點兒銀行交易。我在華國銀行本有點兒小事。目下霍先生作了我們的新行長了。我聽說。

憶　怎麼樣。

柯　沒有別的。有點兒討厭的事情。

憶　那還是請到他書房裏去坐坐罷。(柯下她狠冷淡的鞠一躬關上門走到爐前看着火)

林　那是誰。

憶　他叫柯士達——是個律師。

林　果然是他嗎。

憶　你認識他。

林　我曾經認識他好多年了。他在我們鄉下一個律師事務所辦過事。

憶　是的不錯。

林　他完全變了樣子了。

憶　我知道他的婚姻狠不幸的。

林　他夫人不在了罷。

憶　弄下一大堆的小孩子唷。火已經着起來了。(她關上爐門把搖椅略爲移開)

林　人家說他的買賣不大正經。是嗎。

憶　是嗎。不見得罷。我卻不知道。我們還是別談生意的話。討厭得狠呢(藍醫生從霍玉門房中走出)

藍　(站在門口)不不。我不打攪你了。我見見你們夫人。(玉關門恰好看見林夫人)唷。這兒也有客。對不起對不起。

憶　不要緊。這是藍醫生。這是林夫人。

藍　是了是了。我常聽見林夫人的大名。好像我上樓的時候在樓梯上走過您的身旁的。

林　是的我上得狠慢。一步一步好像狠吃力的。

藍　貴體也不十分强健。

林　不過是事情作得太多辛苦了。

藍　沒有別的。這樣看你一定是進城來散散心的。

林　我是來找事作的。

藍　這是辛苦過度的人一種補救的方法嗎。

林　一個人總要生活的。

藍　這好像是普通的意見。

憶　藍醫生。您不是也要生活嗎。

藍　一點都不錯。我活在世上雖然無味。也還是多捱一天是一天。所有我那裏的病人

也都是一樣。就是良心上害病的人也是一樣。玉門也正在和一個良心害病不可救藥的人說話呢。

憶　你說的是誰。

藍　一個人你不認識的叫柯士達這人的品行壞得不堪可是他也張口就說要活命。好像除活命之外沒有別的要緊事情似的，

憶　是嗎。但是他跟玉門有甚麼話說。

藍　這我完全不知道。不過好像談些銀行買賣。

憶　我不知道柯士達——這位柯先生與銀行有甚麼關係。

藍　他在華國銀行有個位置。(對林夫人)不知道你們那裏也有沒有一種人專門搜尋人家道德上的毛病。一經找到了一種病便將那害病的人。放在一個狠好的位置大家看守着他。倒是沒病的人完全沒人理。

林　我想有病的人。總得格外的將養。

藍　所以。大家都拿社會當作了一個大病院了。

憶蘭如有深思。忽然拍手大笑。

藍　霍夫人笑甚麼。您對社會有甚麼意見。

憶　誰管你們討嫌的社會。我笑的是另外一樁事。——一件狠有趣的事，藍先生。這下是不是全銀行的人都靠着玉門。

藍　這就是您高興有趣的事嗎。

憶　(笑着哼着曲子)別管他別管他。(在房中走來走去) 我想着眞有趣。玉門竟有勢力管這許多人(從袋中取出洋糖)你們吃糖不吃。

藍　糖。好像你們府上是禁止的。

憶　這是林夫人買給我的。

林　我。

憶　得了。不要怕。你不知道玉門不許我吃糖。怕壞了我的牙齒。可是。呸。偶然吃一兩塊要甚麼緊(送一塊給藍醫生)這塊給你(又送一塊給林夫人)你也來一塊。既是大家吃着我也吃一塊我吃一塊頂小的。至多兩塊(又走來走去)快活極了。世界上我只想一件事情。

藍　好。甚麼事情。

憶　有樁事情。我狠想當着玉門的面說的。

藍　那你爲甚麼不說呢，

憶　難聽得狠。我不敢說。

林　難聽。

藍　既是難聽你何妨不說。但是你對我們不妨——爲甚麼定要當着玉門說呢。

憶　我恨不得說。這些事情實在該死。

藍　這是怎麼回事。

林　你瘋了嗎。

藍　您說——他在那裏呢。(指着書房)

憶　(把糖藏起來)噓——噓(玉門從門裏走出來) 手裏拿着帽子膀子裏夾着外套)

憶　玉門。你已經把他趕跑了。

玉　他才走。

憶　讓我來介紹你這位克芬姐。才到城裏來的。

玉　克芬姐。沒有會過。

憶　就是林夫人。

玉　原來。是林夫人。不用說是你的老同學。

林　是的我們是從小兒就認識的，

憶　他走頂遠的路特爲來見你的呢。

玉　專來見我的。

林　也還有點兒別的事。

憶　克芬姐對於商業上。類如寫字間裏的事狠有才幹。她還想跟着一位第一流的實業家再多學些見識。

玉　佩服佩服。

憶　她得着個電報知道你作了銀行總理了。所以馬上趕了來。玉門。你看我分上替克芬姐想想法子辦得到辦不到。

玉　這沒有甚麼不可以。林夫人的先生是。

林　已經不在了。

玉　林夫人對於商業上有些經驗嗎。

林　不差甚麼都明白。

玉　那就狠好讓我替你來想個位置罷。

憶　(拍手)好極了。好極了。

玉　你來得正好，林夫人。

林　眞謝謝霍先生。

玉　用不着謝。(穿上外套)對不住我還要出去一躺。

藍　等着。我跟你同走(從外面將外套拿進烘一烘。)

憶　玉門，馬上就回嗎。

玉　至多一個鐘頭就回來。

憶　克芬姐你也走嗎。

林　(穿戴起他的外衣等)我還要去找棧房去。

玉　或者我們可以同路。

憶　(幫着林夫人穿衣)眞是對不住。我們這兒太仄了。不能留你住下。

林　我也不想打攪你。再見。再見一切謝謝。

憶　回頭見罷回頭晚上再來。藍先生也來。你身體好完全了自然是完全好了。只要穿得暖一點兒。(大家走出去在廳上講話，忽聽得樓梯上小孩們回家的聲音)唷，回來了。回來了。小寶貝都回來了(趕緊走出去開門。乳母安嬤嬤帶着小孩子們進來)來罷來罷。(蹲下去親小孩子的吻)克芬姐瞧見沒有。好不好。

藍　我們別只管站在風口說話啦，

玉　林夫人走罷這種冷氣只有作母親的受得住。(藍醫生霍玉門林夫人下樓去了。憶蘭安嬤嬤同着小孩子進房來關上門)

憶　唷我們孩子多漂亮。小臉紅得眞有趣。簡直是玫瑰花兒一樣。眞變了蘋菓了。(憶蘭說底下那些話的時候那些小孩子也跟她說個不休)你快樂嗎。好極了。眞的嗎。啊妹妹弟弟坐了你的車。——兩個人一車。你瞧。眞是大人了。……安嬤嬤給小的給我抱一會兒罷。我的小寶貝喲。(將小的抱過來抱在手裏跳舞着)是了。是了。媽媽也跟寶兒跳舞。甚麼。你還打了雪球。冷，罷可惜了兒我沒看見。安嬤嬤你去罷。我來替他們收拾。這才有趣呢。你到後頭喝杯熱茶去(安嬤嬤從左門下。憶蘭慢慢將小孩子們的小外套脫下來一面大家說着話)眞的嗎。一只大狗跟着你，沒有咬你。不會的。好看的孩子。狗不會咬的。華兒。別去動那些紙包。包着甚麼。你想看罷。有蟲子會咬人的。甚麼。我們來頑，頑甚麼。作迷藏。好。誰先藏。寶兒先藏罷。我先藏嗎。好。我藏起來。你們來找。(憶蘭領着小孩子頑起來。又嚷又笑各房亂跑。臨了憶蘭藏在棹子底下。幾個小孩子四處找不着。聽見她忍不住的笑聲。大家跑到棹子前。揭開棹毯一看一見大笑。她作着嚇他們的樣子。從棹子底下扒出來。大家又嚷。此時有叩門聲自廳外來却沒人聽見。於是房門半開。柯士達出現。他等了一等。房裏的遊戲却又要起了。)

柯　對不住霍夫人。

憶　(不覺嚇了一跳)啊。你作甚麼。

柯　對不起得狠。外頭的門半開着。想必是誰忘記關上了。——

憶　霍先生不在家呢。柯先生。

柯　我知道。

憶　那麽你來幹甚麽。

柯　有幾句話對您說。

憶　對我。(她望着小孩們狠溫和的說)跟安嫲嫲去罷、甚麽。不會這位生客不怕的。他走了。我們再頑罷。(她送着小孩子們從左手門裏進去。隨手把門帶關。狠不安的樣子)你是要跟我說話嗎。

柯　是的。跟您呢。

憶　今天嗎、不是今天的期罷。

柯　今天是快過年了這個年您過得舒服不舒服全靠您自已呢、

憶　你要怎麽樣。今天我可沒有預備、

柯　那筆款子不忙的。我來另外有樁事情。你有工夫沒有。

憶　是了。我還不甚忙。雖然——

柯　好。我剛才坐在飯館子樓上。看見你們霍先生走過去。

憶　唔。

柯　那位同走的女客是不是林夫人。

憶　是的。

柯　她是才進城的嗎。

憶　是的。今天。

柯　我知道她一定是您的好朋友。

憶　自然。但是我不明白——

柯　我也曾經認識她。

憶　我知道你認識她。

柯　啊。您全知道。我料得不錯。我斗胆。請問林夫人是不是要在銀行裏占一個位置。

憶　柯先生你是我丈夫的一個下屬你怎麽敢這樣盤問我。不過你既問我。我可以告訴你。不錯。林夫人我們已經用她了。而且舉薦她的就是我。柯先生這下你明白了罷。

柯　可見我所揣想的是不錯。

憶　(走上走下)無論如何一個人也有這樣一點兒權力。不見得因爲是個女子就——柯先生。凡屬一個作人下屬的人。總要常常留心點別得罪那些——

柯　你說誰有權力、

憶　那就不用說了。

柯　(變個語調)霍夫人您可否把您那權力用點兒在我身上呢。

憶　甚麽。這是甚麽意思、

柯　可否求您行個方便。留住我在銀行裏的這小小位置。

憶　你說甚麽。誰還要奪你的。

柯　你別假裝兒不知道。我狠明白你的朋友決不好意跟我見面。并且我還知道爲了誰我才被開除的。

憶　但是你放心。——

柯　千句話并一句話。好在如今還來得及。我請你用你的權力替我挽回挽回罷。

憶　可是柯先生我沒有權力。完全沒有。

柯　沒有。我記得方才你說過有的。

憶　那又另外一個意思。我。你怎麽想到我有權力能夠支使霍先生呢。

柯　我從小就認識你們霍先生。我看他也未見得比別的丈夫格外强硬。

憶　你再說這種無禮的話。我就得請你出去。

柯　大太你眞好大膽、

憶　我不見得長怕你。只要過了年。我就還得淸淸楚楚。

柯　(强制他自己)霍夫人請聽我一句話、到萬不得已時。我就是拚着性命也要保全我的位置。

憶　啊。

柯　我并不爲的是薪水。薪水不算回事。我還有別的意思呢——得了。我便老實說了

罷。自然。誰都知道我從前鬧了一樁亂子。——

憶　好像是聽見說道。

柯　雖然那件事沒到公堂可是從那回以後。我的路可全斷了。因此我才作那個買賣。你是知道的。我總要想着作點兒事。我以為我還不算狠壞的人。但是現在我得要一切洗洗清。我的兒子也長大了。為兒子的分上我一定非極力恢復我的名譽不可。在銀行裏保全個小位置不過是頭一步。正想一步一步往上扒呢。誰想你丈夫拿我從樓梯上踹了下來。又給踹在泥裏頭去。

憶　我老實對你說。柯先生。我實在是一點力量都沒有。我不能幫你的忙。

柯　那是因為你不願意幫我的忙。但是我有法子叫你非幫我的忙不可。

憶　你不過對霍先生說我欠了你的錢。

柯　哼。倘若我竟告訴他你便怎麼樣。

憶　那也不過顯得你太無賴了。（聲帶悲楚）我借錢這樁事。我以為是我有價值的祕密。不想你要拿來脅迫我。而且明知他看不起你。你偏要由你口裏去告訴他。豈不要使我格外的無趣。——

柯　豈但無趣。

憶　（氣憤）你儘管宣佈好了。始終吃虧還是你。因為我丈夫可以看出你到底壞到甚麼地步。無論如何。你的位置不能保了。

柯　你以為不過家庭裏頭鬧點兒吵子就完了嗎。

憶　就算是我丈夫知道了。他一定拿錢還了你。你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柯　（近前一點）聽着。霍夫人。看起來你的記性不大好。或者是不甚懂得生意經。非得我跟你說了明白不可。

憶　怎麼說。

柯　你丈夫病了的時候。你來跟我借三千塊錢。

憶　因為我那時候除你之外不認識別人。

柯　我當時就答應替你想法子。

憶　你不是替我借着的。

柯　我答應你借那筆錢。付帶着有幾項條件。那時因為你丈夫病了。你心忙意亂。只顧抓着了錢好去旅行。所以小節目上也就沒工夫注意到。讓我來提醒提醒你。我答應借那筆手。要寫一張字據。所以。當時還是我起的稿。

憶　不錯。我簽的字。

柯　一點也不錯。可是要叫你父親作個保人。

憶　應當他也簽個字。

柯　應當他他——不是簽過字嗎。

憶　我那時候留着日子沒寫。那是讓你父親親手塡那日子。你還想得起嗎。

柯　是的不錯。

憶　那嘿。我就拿那張借據給了你。讓你寄給你父親。去簽字不錯罷。

柯　是的。

憶　自然你是馬上就寄去的以後不到四五天。你就送給那借據。我見你父親已經簽了字。我馬上就拿錢給了你。

柯　唯。我沒有如期還你的錢嗎。

憶　那是從來沒有誤過期的。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那時候你可是眞狠困難。

柯　一點兒不錯。

憶　那時你父親病得狠利害不是嗎。

柯　那時他已經快死了。

憶　不久就死了罷。

柯　是的。

憶　霍夫人。他死的日子你還記得嗎。

憶　他是九月二十九日去世的。

柯　不錯。不錯。我也調查過可是這兒就有一椿不可解的怪事。(掏出一張紙來)我眞弄不明白。

憶　怪事。我不知道。——

柯　最新奇的就是你父親死了三日之後才在這張借據上簽字。

憶　甚麼。我不明白。

柯　你父親是九月二十九日去世的。但是請看他簽的字卻是十月初二。這還不算怪嗎。霍夫人。(憶蘭無語)這是甚麼緣故你說得出來說不出來。(憶蘭仍無語)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這十月初二這幾個字不是你父親親手簽的。一定有人代筆。這代筆的人我還有點認識。這是一定不錯的了。或者你父親簽了字忘記謄日月別人在沒得你父親死信以前隨便寫上的也簽可知。這呢。都不甚要緊。凡事總以簽字爲憑，這簽的字總是眞的囉，是你父親親手拿他的名字寫在這裏的罷。

憶　(停了半晌抬起頭來狠狠的望了柯士達一眼)不是的。是我替父親簽的。

柯　啊。——夫人你承認這句話嗎。承認了是有危險的呢。

憶　有甚麼危險馬上還你錢就是了。

柯　我還要問你一句話。你爲甚麼你不送這張紙給你父親簽字呢。

憶　那斷乎使不得的。那時候父親病得狠利害。我若要請他簽字。勢必要告訴他我爲甚麼借錢。他病得那樣利害。我那兒還能夠告訴他我丈夫有性命之憂。所以不能告訴的。

柯　那你當時就不要旅行好了。

憶　那是不行的。我丈夫的病非旅行不能好。我怎麼能夠停止旅行呢。

柯　你難道不知道你是欺騙了我嗎。

憶　那我是一絲兒也沒想到。你那時候只覺得你明明知道我丈夫病得狠利害。你還千方百計的刁難我。我眞恨極了。

柯　霍夫人。你還沒有想到你是犯了罪。你要知道我從前犯的那椿案子就和你一樣。所以今日我才到處不能見人。

憶　你犯罪是爲冒險救你妻子嗎。

柯　法律是不管人的居心的。

憶　那種不公平的法律要他幹甚麼。

柯　我也沒工夫跟你抬槓。我只要拿這張借據送到法庭就可以按律定你的罪。

憶　我不信。難道法律不許女兒想法子免除她父親臨死時候的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妻子救她丈夫的性命嗎。我雖不懂得法律。可是你想對於這種事情總有一兩條可以通融辦理。柯先生你是律師。你不懂得嗎。看起來你是個無用的律師。

柯　也許是的。不過我們這種交易我可懂得。狠好。隨便你怎麼樣罷。不過我要是再弄到聲名狼籍我可要請您一塊兒下海。(行個禮走了出去)

憶　(站着想一會兒點點頭)呸。胡鬧。他來恐嚇我。我也不見得這樣傻。(一面疊小孩子的衣裳忽又一頓)但是。——不會的。我爲的是愛情。

小孩　(在左邊門首)生客走了沒有。媽。

憶　走了。走了。——只是回頭別說有客來過。知道罷。連爸爸都別告訴。乖。

小孩　我不告訴。媽再來跟我們頑罷。

憶　這會兒不行。

小孩　媽要來。媽剛才說的。

憶　這會兒不行。媽還要收拾房子。知道罷。進去罷。進去罷。各人自己頑兒去。好孩子。(

輕輕兒推着他們進去關上門。坐在沙發上。拿起針線來作兩針。又放下。自言自語）不對（站起來開門叫金媽）金媽拿那盆梅花端了來。讓我來收拾收拾房子。擺着看一看。（走過去想開抽斗又停住。狠無聊的樣子。）呸。那是不會的。

金媽　（端着梅花從外面廳上進來）擺在那兒呢。

憶　放在那個角上罷。

金媽　還要甚麼不要。

憶　不要別的了。（金媽出去憶蘭自語）椅子擺在這邊。花擺在那邊罷。——好可怕的無賴漢。呸豈有此理。怕他幹甚麼。我過我的年。一切事情我還得讓玉門歡喜唱歌。我跳舞給你聽。給你看。玉門。——（此時玉門從廳上進來。手裏夾着一包公事。）

憶　就回來了嗎。

玉　回來了。有誰來過。

憶　這裏。沒有誰來過。

玉　胡說。我明明看見柯士道從我們家裏走出去。

憶　你看見了嗎。他偶然來繞了個灣兒就走了。

玉　叫看你的神氣。知道他一定求你替他說好話來着。

憶　是的。

玉　是他叫你只說是你自己的意思。叫你不要說他來過。是不是。

憶　是的。但是——

玉　憶蘭。你去跟這種人說話。不怕失了你的身分嗎。你還要聽着他對我說假話。

憶　假話。

玉　你不是說沒人來過嗎。（用手指着）你這小東西子下次不可啊。（上前拿手放在憶蘭肩上）得了得了。不要再提起他。（坐在火旁）我們這裏眞可以算得講究舒服。（看看公事）

憶　（收拾着房子靜一靜）玉門。

玉　甚麼。

憶　正月初壹的假裝跳舞會一定狠有趣。我狠盼望日子快點兒過。

玉　我是只想看你的跳舞。

憶　我這回一定跳不好。

玉　爲甚麼。

憶　我覺得一切都不順似的。索然無味似的。

玉　你覺得這樣嗎。

憶　（站在玉門後面拿手放在椅背上）你狠忙嗎。

玉　唔。

憶　這是些甚麼。

玉　這都是銀行裏的公事。

憶　已經動手了嗎。

玉　我得了前總理的許可。一切用人行政都要有些更動。這些事總得在年前辦妥。一到明年就另是一番新氣象了。

憶　那就無怪柯士達。——

玉　哼。

憶　（依舊靠在椅背上撫弄玉門的頭髮）若是你不大忙。我還想討你一個大人情呢。

玉　甚麼事情。你儘管說出來。

憶　我狠想打扮得好看些去赴跳舞會。你說甚麼裝束最好。那天我穿甚麼衣裳。你是最能審美的。總得你替我出個主意。

玉　啊哈。你也沒有主意了。看你那爲難的樣子。

憶　我要是沒有你帮我。我就甚麼事情都會沒有主意的。

玉　好好。讓我來想想。一會兒就會想着的。

憶　你眞好。（想作事又停一停。）你瞧這紅

玉　梅花多好。——我問你那柯士達他從前犯的甚麽事眞狠精麽。
玉　不過是造假借據。你明白麽。
憶　或者他也是迫於不得已。
玉　或者是他自己一時鹵莽。我也不見得因人家無心之錯就斷定人是壞人。
憶　那你自然不會的。
玉　無論誰有過。只要認錯受罰。也就可以重新向上。
憶　受罰——。
玉　但是柯士達用種種詭計狡辯過去。所以我以爲他的品行就不堪問了。
憶　是嗎。
玉　一個人良心上有了病自然不能不說假話騙人。甚至於對他親近的妻子兒女都要戴上一副假面具。憶蘭尤其以他兒女所受的影響爲最大。
憶　怎麽。
玉　因爲這種詐譎的家庭。裏空氣不乾靜。小孩子一呼一吸之間。就種了罪惡的種子。中了毒了。
憶　(靠緊玉門)當眞的嗎。
玉　我因爲作律師。這種案子看得多了。每逢青年人犯罪。歸根究底大半由於母親的不正。
憶　爲甚麽只怪母親呢。
玉　自然依父親的也是一樣。不過尋常總是由於母親的多。這是無論那個律師都知道的。就說那柯士道他本是個假道學實行無賴。始終還是害了他的兒女。所以我說他不可救藥。所以你不應該替這種壞人說好話。我一見着他便覺得遍身難過。所以萬萬不能跟他共事。(憶蘭走開去弄那梅花)
憶　這兒眞暖。我還有許多事情要作呢。
玉　(收好他的公事文件站起來)在吃飯以前我總得拿這些公文看掉些。我還得想想你後日跳舞會的打扮。或者我還要想點甚麽東西送給你。(拿手拍拍憶蘭的頭)這眞是一只小百靈兒。(他走進書房去。)
憶　這不行。不能夠一定不能夠。(自己盤算)
安嫏　(在左邊門口)小孩兒都一定要媽呢。
憶　別叫他們來讓他們跟着你罷。
安嫏　是了。(去)
憶　愁悶害了小孩子。他們會中毒。還會害一家(停一停)沒有這麽回事。一定沒有這麽回事。

幕

最貴之時間

▲每秒鐘值二千二百三十一圓

美國著名拳術家譚潑賽一千九百廿三年與費柏賽拳。贏美金九十萬元。費時二百二十六秒。計每秒鐘得二千二百三十一圓。若此一秒之酬與美國國務卿官俸比較。則國務卿須服務二個月以上始得此數云。



籌辦西北墾務大綱

年來化兵爲工移兵實邊之說。盛行一時。顧事實上眞有具體計畫者。殊不多見。此編所擬辦法。頗爲切實。爰爲揭誌。經國之士。得以覽焉

記者附記

「說明一」自民國十四年起。三年內。開地一萬二千頃。設村五十一。設鎭三。招墾戶一萬戶。建房屋四萬餘間。開渠八道。共二十萬三千二百餘元。種樹一百四十萬株。用兵工一萬六千人。化兵爲農二旅。設林業農事畜牧工藝等試驗場三。獸醫院血清製造所各一。各種講習所六。英美德日開地機各全份。餘機數十種。共需洋四百八十萬元餘。

「說明二」各項經費之概要如左。

（表一）武川地四村經費概算

1. 調查費	15000
2. 造村	63000
3. 工程隊伙食	24000
4. 宣傳招待	8000
5. 資助	60800
6. 地價	48000
7. 建招待所	10000
8. 職業介紹所	2400
9. 臨時管理員	4800
總共經費	236000

共計四村費用二十三萬六千元。內有建招待所費二千四百元。第二次起可不再費。故四村造村經費應爲二十一萬三千六百元。平均每村需費五萬三千四百元。故以後均以每村五萬三千元爲準。

（表二）第一期經費概算

（一）民墾

（二）屯墾（二旅六千八）

(一)綏區武川地四村二十三萬六千元
(二)察區多倫二倉地十村五十六萬元
共計八十九萬六千元

寶昌縣地四村(察區)車倌地三村(綏區)

1. 開辦費	12000
2. 劃區費	4000
3. 鑿井費	1200
4. 造村費	109900
5. 牛犋籽種	136000
6. 農林	20000
7. 地價	84000
共計	367100

共計建設七村。需費三十六萬七千一百元。每村約在五萬二千餘元。與民墾相仿。

民屯合計共需洋一百十六萬三千一百元

(表三)第二期經費概算

(一)旱地五村(綏區)　(二)水地七村(綏區)

1. 開渠費	80000
2. 設村費	636000
3. 設鎮費	60000
4. 造林費	120000
共計	896000

(表四)第三期經費概算

2. 開渠費	300000
2. 設村費	954000
3. 設鎮費	60000
4. 造林費	600000
共計	1914000

(表五)各種單獨事業之經費概算

第六章　整理散村辦法　由公家補助遷移費

第七章　零星領地辦法

第八章　林事試驗場　開辦費六萬元　常年費二萬元　五十頃至百頃祇設一處

第九章　農事試驗場	開辦費十萬元	常年費二萬四千元	四百頃至五百頃祇設一處
第十章　畜牧試驗場	開辦費十萬元	常年費二萬四千元	五百頃祇設一處
第十一章　家畜病院	開辦費二十萬元	常年費十萬元	
第十二章　開墾應用機械	十萬元		
附記	(一)革除向例押荒辦法概由公家出現資向蒙旗買地轉放於民。以免往年積欠蒙款之弊。而昭信用。(舊欠之款由察綏兩區主管官廳向蒙旗交涉俟此次墾地收回官本後按年攤還。) (一)對蒙旗以誠意竭力宣傳。凡蒙旗向來地需牧地。概不侵佔。并為擴張公共之增殖牧草。扶助其各項事業發達。 (二)此次二旅屯墾開辦之後。可請河南湖北兩省軍隊派人陸續來此參觀。將來即商請二省。於每營中抽調一連。組織屯墾隊。來此開荒。此項開荒。一律照本署規劃辦理。		

(表六)三期及單獨之經費概算

第一期	一百十六萬三千一百元
第二期	八十九萬六千元
第三期	一百九十一萬四千元
單獨概算	七十二萬八千元
以上共計四百七十萬一千一百元	

第一章　宗旨

第一條　開發國家富源。遷移各地貧民軍隊。以行農林畜牧。藉弭亂源。而固邊圉。

第二條　培植村治人才。創設新農村。為模範自治之基礎。

第三條　推廣交通。疏濬水利。改良各種事業。普及教育。提倡互助精神。以增進人民之福利。

第二章　移民開墾之辦法

第四期移民辦法。分為三期。以民國十四年實行開墾為第一期。十五年為第二期十六年為第三期依次相續辦理。

第五條第一期本年開墾。因期限已迫。先開旱地兩處。一為綏區所屬武川縣境地(本縣治西北相距二百餘里。係土默特旗鎮國公出報墾

荒地村名察汗鵓鴣及普會寺所振荒地共兩段毗連。一爲察區所屬多倫縣境地。（距張家口五百七十餘里名兩倉地距本縣治甚近）武川縣地計一千六百餘頃多倫縣地二千餘頃。先開武川地。次開多倫地。（武川地夏歷四月初可開多倫地閏四月可開）

第六條前條所定荒地先由鄰近省分招集墾戶以便易於遷移。不誤開墾期限其省分卽直魯晉豫四省。赴武川地者每省各招二百戶。設一農村共爲四村赴多倫地者四省各招五百戶每二百戶設一農村共爲十村。

第一節　第一期武川地辦法

第七條第一期武川地開墾及應辦之事項其次序如下。（一）調查（二）劃區（三）造村（四）工隊（五）宣傳（六）資助（七）招待（八）保護（九）村政（十）預算（十一）期限（十二）利益。

第八條調查辦法先組織調查隊二十人由隊長率領前往指定地點。測量地形面積查看道路交通辨別土質氣候選擇設村基址及其他應行調查事項。（照調查詳細計劃辦理）

第九條劃區辦法按每村二百戶以其共有之畝數加以村基道路溝渠及一切公用地畝劃爲一段繪圖附說（照劃區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條造村辦法由荒地適中地點宜於鑿井者劃定村基。每村設二百戶每戶給房基一畝先由公家造房三間以便居住其餘應用房屋各由墾戶於農暇時自行增造（照造村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一條工隊以二千人爲限專修造村工程。農村四個其造房二千四百間。以一個月內告竣。按照圖式建築。如不敷用再行臨時補足。（照工隊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二條宣傳辦法先行組織宣傳隊。凡經劃定荒地後。應將荒地地點變通土質設村及其他規定事項詳細說明以便宣傳其宣傳方法分爲二種。（一）派人宣傳。（二）寄印刷品及登報宣傳（照宣傳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三條資助辦法。墾戶到荒地時。除應行住房領田由公家按照章程分配指定外每戶並借與牛犋籽種及一年食用之費洋七十六元。（照資助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四條招待辦法凡墾戶經西北邊防督辦與各省商定數目後。由各省自行籌劃集合地點規定日期派員護送其經過北京者以西直門爲第一招待所。墾地最近之車站爲第二招待所。每所均由公家在車站旁建築房屋以便住宿。每站建房二十四間。以二十間爲墾戶住所。其餘四間作爲職業介紹所專爲介紹職工前往墾地謀生（各照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五條保護辦法各由農村設立警察所維持治安。在警察未成立時。由西北邊防督辦酌派軍隊保護之。（照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六條村政辦法。凡農村所行村治敎育警察衞生公益各人員。先由公家培養敎練。臨時派往每村設村長一人。經理村治一切事宜。每四五村設村正一人。監督村長總理各村農墾林木及公斷事務。並兼敎導一切事宜。（各照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七條預算辦法經營墾地所需費用。先行約略計算。分列如左。

（一）調查隊費用按二個月計算調查測量共需洋一萬五千元。

（二）造村費用。每戶造房叁間。需洋六十元。四村八百戶共需洋四萬八千元。加以建築村堡公共場所道路水井林場牧場及一切雜

費等約洋一萬五千元。合共六萬三千元。

(三)工程隊伙食工兵每月每名洋三元。官長每月每員六元至八元。以二千人計之。約需洋一萬二千元。合建築農村暨招待所平治道路等工程在內。以二個月爲限。應需洋二萬四千元。

(四)宣傳隊兼任招待。四省派員各一人。每員各派八人。川資薪水及一切紙張印刷發振雜費等項。約需洋八千元。

(五)資助費用。每戶七十六元。八百戶需洋六萬零八百元。

(六)報墾人地價。統計每頃三十元。一千六百頃需洋四萬八千元。

(七)招待所建築費。二處約六十間。連房地價在內。約需洋一萬元。

(八)職業介紹所設立二處。每處一人。每人四十元。及公役雜費等需洋二千四百元。

(九)第一年設臨時管理員每村一人。管理村務。及書記公役一切雜費開辦費等。四村共需洋四萬八千元。

合計二十三萬六千元 (此外敎練村治敎育警察農墾林牧各項人員及設農事試驗場畜牧場苗圃獸醫傳習所等各項經費。另有規定不在此內。)

第十八條規定期間。武川縣荒地第一期進行事項。計劃定後。其調查測量期間。自三月一日起。建築農村及招待所並平治道路期間。自三月十五日起。宣傳期間自三月十五日起。移民招待期間。自四月一日由北京起。至六月底止。分頭進行。以收速效。

第十九條墾地利益。以每戶所得爲標準。合五年計算。第一年爲開荒。不算收入。第二年先開一半荒地。每戶開一頃。八百戶開八百頃。每頃以最低限算。收糧三十石。(豐年可得六十石。中等年四五十石。)八百頃合收二萬四千石。每石以產地最低價計算。可得洋十四萬四千元。第三年每戶墾足二頃。加一倍收入。爲二十八萬八千元。第四五兩年之收入。與第三年同。合計洋五十七萬六千元。五年共計收入洋一百萬零八千元。其墾戶每戶地價住房建築費資助費由公家墊辦者。由第二年起。陸續收回。至第五年一律收淸。但遇荒年。得延期辦理。(詳見各表)

第二節　第一期多倫地辦法

第二十條多倫縣兩倉荒地共二千頃。移民二千戶。每戶授田百畝。(按多倫地向以三百六十弓爲一畝。較之綏區每頃多五十畝)

每村二百戶。共爲十村。籌劃辦法。除調查造村宣傳資助保護村治各項應照第一節規定辦理外。其應辦事項各下。(一)劃區(二)造村(三)工隊(四)招待(五)鎭治(六)預算(七)期間(八)利益。

第二十一條劃區辦法。每村仍爲二百戶。除照第一節規定辦理外。十村設一都。於適中之地。劃一鎭基。約比農村面積大三倍。(照設鎭詳細計劃辦理)

第二十二條造劃辦法。照第一節規定辦理。應設十村。每村二百戶。每戶造房三間。共六千間。由張家口至多倫荒地。添設招待所六處。每處相距百里內外。各造房二十間。共一百二十間。以二個半月爲限。應用工隊四千人。(照詳細計劃辦理)各站借用民村井水。如無井者。臨時再行鑿井。補添經費。

第二十三條宣傳招待辦法。自第一節辦理開始後。卽由察區接續進行。另定詳細計劃辦理。

第二十四條鎭之區劃治理。應設積穀倉市場學校鎭會警察所工廠醫

院公共林場牧場肥料廠並設鎮長一人治理之。其他事項任其自然發達。(照詳細計劃辦理)

第二十五條第二節之預算。按照第一節計劃。除去共同費用於第一節中已行開列外。每村約計五萬三千元。十村共五十三萬元。又設鎮經費。鎮與十村中之一村合併。除原有一村經費外。再加營造費三萬元。共需洋五十六萬元。

第二十六條墾地利益以每戶所得為標準。合五年計算。第一年為開荒不算收入。第二年墾戶二千戶。開地二千頃。每項平均收獲五十石。(因一頃綏抵區一百五十畝)每石按本產地平均價八元計算。合計收入八十萬元。第三四五年計三年收入。均與第二年同。合為二百四十萬元。五年共計收入洋三百二十萬元。其墾戶每戶地價住房建築費貲助費由公家墊辦者。由第二年起陸續收回。至第五年一律收清。但遇荒年得延期辦理。(詳見各表)

第三章　屯墾辦法

第二十七條此項屯墾以化兵為農為宗旨。於察綏兩區先行試辦。開兵二旅。各開荒地一處。其辦法如下。(一)兵數(二)地點(三)墾法(四)調查(五)鑿井(六)造營(七)造林(八)退伍(九)助資(十)經費(十一)利益

第二十八條共開二旅。計每旅三千人。此項軍隊。實行開墾。兼做一切工程。

第二十九條屯墾地點(一)在察區所屬寶昌縣地八百頃。(二)在綏區武川縣車倌地一千二百頃。察區荒地劃為四村。每村二百戶。戶授田百畝。(每畝三百六十弓)綏區荒地劃為三村。每村二百戶。戶授田平均二百畝。(每畝二百四十弓)共計七村。

第三十條墾法各旅軍隊以半日操練。半日開墾為限。每旅三千人。實行墾地之量為一千五百人。

第三十一條調查凡各旅應行調查測量等事。須於本年夏歷三月十五日以前辦竣。其調查辦法可參照民墾計劃摘要行之。

第三十二條鑿井辦法在軍隊未開拔以前。各先派一部隊前往荒地鑿井。每旅先鑿十井以便臨時飲水及和泥造房之用。

第三十三條新農村未經建築以前。先造軍隊營房。用簡單方式。每連需房四間。二旅約二百間。

第三十四條各旅建造農村。自第三年間造起。每戶劃估基地一畝。造房三間。及一切公共場所。皆照民墾農村辦法。

第三十五條每旅屯墾之兵。三年期滿。分別退伍為農。每兵為一戶。察區退伍以足八百戶為限。綏區以足六百戶為限。已經退伍為農者。准帶妻眷同居。

第三十六條退伍之兵。應需牛犋等物。不必另購。即以原有設備。按戶分給。所有公家墊辦各費。在三年內。仍按年攤還。

第三十七條第一期各旅應需屯墾費如左。

(一)開拔費。每旅每人約計開拔費二元。共一萬二千元。

(二)劃區費由軍隊自行辦理。每旅以二千元計。共四千元。

(三)鑿井費。每井工料以六十元計。二十井共一千二百元。(農村用井不在內)

(四)造村費每村按照民墾辦法一萬五千七百餘元。七村共十萬九千九百元。

（五）牛犋籽種等費。每戶用牛一頭。七村共用一千四百頭。每頭以四十元計。需洋五萬六千元。加以各種器具。需洋八萬元。合共十三萬六千元。

（六）農林苗圃費。各旅設一處。開辦及第一年經常費各一萬元。合共二萬元。（第二年以後。經常費由墾地收獲項下支出之。）

（七）地價費。每村一萬二千元。七村共八萬四千元。

合共四十七萬一千一百元。

第三十八條墾地利益。第一年為開墾。不算收入。第二年每頃出糧。察區五十石。八百頃共四萬石。每石八元。合洋三十二萬元。綏區每頃三十石。六百頃共一萬八千石。每石六元。合洋十萬八千元。二區收入一年共合洋四十二萬八千元。合併二年收入。共為八十五萬六千元。三年後。化兵為農。變成墾戶。其地價住房建築資助等費。由公家墊辦者。自改為墾戶後。第一年起。按照民墾辦法。陸續收回。三年之後。一律收清。（但遇荒年。得延期辦理。詳見民墾各表。）公家即以本條所收利益。再行按照本計劃。逐年推廣屯墾。

第三十九條凡籌辦時期。及一切詳細計劃。由各旅參照民墾辦法。自行規定。

第四章　第二期辦法

第四十條第二期辦法。接續第一期辦法而定。其大綱如左。

（一）地點（二）分村（三）開渠（四）時期（五）經費

第四十一條本期開墾之地。皆在綏區。一為武川縣賠教堂地八百三十頃。一為達爾漢旗察察一連地一千二百頃。（以上旱地）一為五原縣長濟渠地六百頃。一為搭布渠地八百頃。（以上水地）

第四十二條分村辦法。賠教堂地劃作二村。（每村二百戶每戶授田平均二百頃）達爾漢旗地劃作三村。（授田設村辦法與上同）長濟渠劃作三村（每村二百戶每戶授田平均一百畝）搭布渠劃作四村。（授田設村辦法與上同）共為十二村。二千四百戶。

第四十三條開渠辦法。用兵工四千人。搭布渠計長一萬八千餘丈。長濟渠計長三萬六千餘丈。兩渠共為五萬四千餘丈。

第四十四條開渠時期。自本年夏季起。（民國十四年陰歷閏四月間）儘年內開竣。十五年起。開始墾種。

第四十五條開渠培土。同時即在渠之二旁。建造官林。計五尺一株。二渠共五萬四千丈。兩岸對種。每五尺一苗。應為四十萬苗。每苗高六尺。經一寸。

第四十六條經費預算。（一）每村約計五萬三千元。（照第一期計劃）十二村共為六十三萬六千元。（二）開渠費。兩渠共五萬四千丈。每丈六方。每方三毛。共一元八毛。全工經費九萬七千餘元。連同橋樑土壩工具。合計需洋十二萬元。今若用兵工每人每月伙食三元。官長伙食每員每月自六元至八元。五個月計算。連工具材料等費在內。約需洋八萬元。（三）設二鎮經費共六萬元。（四）造林費十二萬元。

以上四項共需洋八十九萬六千元。

第四十七條本期利益。除每村一般收入。與第一期利益相同外。更有水地一千四百頃。每頃收灌田水租十五元。每年應入二萬一千元。五年合計。除第一年不收外。應共收入利益八萬四千元。

第五章　第三期辦法

第四十八條第三期辦法。接續第二條辦法而定。其大綱如左。

(一)地點(二)分村(三)開渠(四)時期(五)經費(六)利益

第四十九條本期開墾之地。皆在綏區五原縣河套內。一爲達拉特旗所屬永濟渠地一千二百餘頃。一爲剛目渠地七百餘頃。一爲豐濟渠地五百餘頃。一爲沙河渠地五百餘頃。一爲義和渠地五百餘頃。一爲通濟渠地三百餘頃。(皆係水地)共三千六百餘頃。

第五十條分村辦法。計六渠共三千六百餘頃。分爲十八村。每村二百戶。戶授田百畝。共爲三千六百戶。

第五十一條開渠辦法。如渠長短及其支子各渠橋工壩堰。列舉如左。

(甲)永濟渠計長三萬二千四百丈。舊有各支渠共長一萬五千六百餘丈。新支渠一段。七千二百餘丈。合橋工壩堰及支子各渠均在內。

(乙)剛目渠計長一萬四千八百餘丈。橋一座。壩堰支子各渠在內。

(丙)豐濟渠計長一萬九千一百餘丈。橋一座。壩堰支子各渠在內。

(丁)沙河渠計長一萬六千八百餘丈。橋一座。壩堰支子各渠在內。

(戊)農和渠計長二萬一千六百餘丈。橋一座。壩堰支子各渠在內。

(己)通濟渠計長二萬一千六百餘丈。橋一座。壩堰支子各渠在內。

以上六渠共長十四萬九千一百餘丈。(開渠方法照詳細計劃辦理。)

第五十二條開渠期間。自民國十五年陰曆三月十五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共用兵工一萬二千人。儘此期間內開竣。民國十六年起開始墾種。

第五十三條經費預算。(一)開渠費永濟渠共需洋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元。剛目渠共需洋六萬三千八百二十餘元。豐濟渠共需洋二萬一千九百二十元。沙河渠共需洋三萬一千七百元。義和渠共需洋七萬八千七百六十元。通濟渠共需洋七萬八千七百六十元。以上六渠共需洋三十三萬三千餘元。加以渠口撈河等項工程八萬元。共需洋四十一萬三千三百餘元。此係按照尋常開河通例。雇工每方三角至二角不等。需款如此。今既全用兵工。則祇須購置器具及加官兵伙食照第一期工程隊辦法。每兵伙食三元。官長伙食六元至八元。連挖河器具材料等在內。約共需洋三十萬元。

(二)造村費。共計十八村。每村均計五萬三千元。共需洋九十五萬四千元。

(三)設鎮費。共設二鎮。每鎮三萬元。合洋六萬元。

共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元。

第五十四條開墾以後。除墾地利益仍與一般相同外。另收渠水灌田費每頃十五元至二十元。五年共計連私墾地在內。約可得洋五十七萬餘元。

第五十五條第三期所開渠地。兩旁岸灘。每五尺種樹一株。共一百萬株每株價三角。共需資本洋三十萬元。五年內每株價值六角計算。合洋六十萬元。

第六章　整理散村辦法

第五十六條凡察綏兩區。已經放墾之荒地。無論已否墾熟。及有升科墾戶零星散居各地者。皆照此次新農村制度。另擇適中之地。建設新村。按期歸併。由公家補助墾戶遷移費各若干。

第五十七條前條規定事項。由察綏兩區主管公署。各行調查區劃。建築新村。分期辦理。

第五十八條建築新村補助墾戶遷移費。及一切調查籌辦應用經費。均

由此次移民第二年後收回官款項下支出之。

第五十九條察綏兩區籌辦歸併農村事宜。須先行調查其可歸併者共有若干戶。擬定一切辦法由西北邊防督辦核定行之。

第七章　零星領地辦法

第六十條察綏兩區荒地除由公家指定屯墾移民兩項辦法外。其零星地段准由民戶向主管公署出資領墾。

第六十一條領地辦法依照各區現行條例辦理。

第六十二條凡領墾各地其墾戶所住房屋均須依照農村建築式樣辦理。如有附近零星散戶亦得併為一村。

第六十三條本章所定事宜各由察綏兩區主管公署隨時籌劃呈報辦理。

第八章　林業試驗場

第六十四條林業試驗場於察綏兩區適當地先行設立一處。面積以五十頃至一百頃為限。須氣候溫和土質優良背山面河為合用。場內先設苗圃。其造林所需山地另行擇地備用。

第六十五條試驗場應辦事項為培養苗禾。分配種籽。試驗木材。製造木料。幷副產物以及實地造林事宜。

試驗成績應以文字圖畫講演等方法宣佈之。

第六十六條試驗場建築房屋購辦儀器機械書籍種籽等開辦經費概算為六萬元。常年經費概算為二萬元。（造林經費臨時得酌量增加。（照詳細計劃辦理）

第九章　農事試驗場

第六十七條農事試驗場設立於察綏兩區適當之地。面積以四百頃至五百頃為限。須氣候溫和地勢平坦土質豐沃水流便利為合用。

第六十八條試驗場應辦事項為觀測氣候化驗土壤肥料試驗農作物。及園藝作物栽培方法。散布優良種籽。改良土質及農具防止病虫害。製造農業副產物各事宜。

試驗成績須以文字圖畫講演各方法宣佈之。

第六十九條試驗場建築房屋購辦儀器機械書籍種籽等開辦經費概算為十萬元。常年經費概算為二萬四千元。（照詳細計畫辦理）

第十章　畜牧試驗場

第七十條擬於察綏兩區擇一地點適當而又氣候溫和水草豐富地勢平坦之處。設立畜牧試驗場。

第七十一條　場中飼養家畜為駱駝馬牛羊豚鷄及其他有用動物。

第七十二條擇購國內外各地家畜名種為種畜。以供改良本區家畜之用。并擇其適於本區風土氣候者。廣為繁殖以期實收改良之效。

第七十三條試驗場除試驗前條事項外。并試行栽培牧草及製造畜牧業副產品。

第七十四條開辦試驗場所需地基應劃地五百頃。其建築房屋購辦種畜機械經費概算為十五萬元。常年經費概算為二萬四千元。（照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一章　家畜病院

第七十五條家畜病院擇察綏兩區適當地設立之。

第七十六條家畜病院延聘專門獸醫。研究西北一帶獸疫防止及療治方法。並對於一般病畜廣施醫療。

第七十七條當疫病流行時應行政官廳之請求。須前往該地担任防止

及療治事宜（於必要時並得在各地設治療分所）。

第七十八條設立家畜病院如建築房屋（有公家房屋可撥用則此費可省去）購辦書籍儀器及藥品機械聘用專門獸醫及各項人員開辦費概算為五萬元常年經費約需二萬元。（照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二章　獸疫血清製造所

第七十九條獸疫血清製造所擇察綏兩區適當地點設立之。

第八十條血清製造所聘用專門人員從事製造預防及療治獸疫血清等事以供各地家畜病院之用。

第八十一條設立血清製造所如建築房屋購辦書籍儀器藥品機械及供試動物開辦經費概算為三萬元常年經費為一萬五千元。（照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三章　開墾應用機械

第八十二條凡開墾必需機械擬由德法美日四國各選購一份。先行試驗比較以後再擇尤購買或仿製散發各墾荒地域使用。

第八十三條凡開墾必需機械如左。

發動機（原動力機車）　墾荒犂　耕地犂　耙　播種器（撒條點各式）　散肥器　中耕器　刈穀器　打穀器及其他附屬器

凡農家副業所需機械如蒸溜酒精製油製粉製罐頭等機械亦得擇要次第購用

第八十四條購辦前列開墾必須機械經費預算為十萬元。其各種數目及價目照詳細計劃辦理。

第十四章　創設西北墾務傳習總所辦法

第八十五條本所為造就西北墾務應用人才分別招生傳習應設各所如左。

（一）村治傳習所。

（二）警察傳習所。

（三）農村教育傳習所。

（四）農林傳習所。

（五）獸醫傳習所。

（六）農產工藝傳習所。

第八十六條本所設立於察綏兩區適宜之地。建築房屋須地二百畝。

第八十七條本所直隸西北邊防督辦。設總所長一人所長六人每所三人共十八人事務員每所二人共十二人書記總所長室秘書一人事務員一人書記七人公役二十人。

第八十八條本所學生每所三十人共一百八十人。概免學膳講義等費。

第八十九條本所應用房屋如左。

（一）講堂六所每所三間共十八間。

（二）實驗室三所每所三間共九間。

（三）宿舍共五十間每間四人。

（四）教職員宿舍共五十間。

（五）公役住室共二十間。

（六）辦公室共十八間。

（七）會客室飯廳廚房及其他應用房屋共五十間。

（八）圍牆一周井二眼。

（九）工廠三處每處三間共九間。

第九十條本所經費如左。

(一)建築費四萬元。

(二)開辦費二萬元。

(三)常年費十萬元。

以上三項共需經費十六萬元。

第九十一條各所組織及一應應辦事宜照另定詳細計劃辦理。

第九十二條本所經費除第一軍由公家支出外第二年以後即在各農村收回官款項下支出。

(完)

最近得諾貝爾獎金之雷孟德

挪威人諾貝爾 Nobel 臨終時遺命以其遺產提充獎勵世界學術之用由國際學者組織諾貝爾基金會保管。數年一次。擇有功於世界文學科學或和平者。不分國籍。以若干萬元獎給之。即所謂諾貝爾獎金是也。去年獎金四萬元。得之者為波蘭文學家雷孟德 L. S. Reymond 雷氏少年境遇奇特於一八六八年。其鄉里屬俄境波蘭。其母與諸兄皆不甘亡國。曾參加一八六三之革命。氏受其陶冶。故幼時即富於愛國心。時俄治波。備極嚴酷。學校以內。不許學生操波蘭語。氏不能耐。輒至犯規。編歷各校。先後被擯。卒至無處求學。不得已入商店為書記。繼又充電話司機生。繼又為伶。後復改業農。其無聊時。甚至向某寺求為僧侶。至一八九四年方開始其著作家生活。其所著小說今已達二十三巨帙。氏現仍業農。最近遊美。美人聞其早年歷史及其得貝爾獎金事。多以為異焉。

名人錄



虞和德

虞和德。字洽卿。浙之鎭海人。現年五十八歲。清季以道員分蘇任用。兼營商業於海上。當時各西商如道勝和蘭等銀行。魯麟泰來等洋行。均先後聘之爲華經理。歲乙巳。會審公堂齟齬案發。英美租界咸罷市。羣情甚恐怖。虞以私人資格。犇走呼號。婉勸各商店復業。風潮賴以平息。領團感其熱忱。相率踵門稱謝。聲譽自此乃播。上海各國僑商。有義勇隊之組織。旨在保衛商民。氏以華商獨付闕如。發起組織中華隊。又以滬甬一衣帶之隔。而航權夙被外人所操縱。乃創辦甯紹商輪公司。以保利權。繼復組鴻安三北兩航業。爭雄於長江外海。歲庚戌。南洋創辦勸業會。受聘爲董事會會長。經營擘畫。井井有條。辛亥之役。蘇滬已次第光復。張勛猶踞南京。虞氏慨然赴甯游說。張卒知大勢已去。決然退出。曩歲被舉爲上海總商會會長。適當江浙酣戰之際。收容難民。貲遣潰兵。莫不盡力。滬郊獲益不少。執政府召爲善後會議代表。滬改特區。被任爲市政會辦。

冷盧雜綴

◉◉◉◉父子相軋

宋蔡京久專政。子攸權勢亦盛。父子相軋。各立門戶。遂成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起握父手。爲把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富貴迷人

明世廟朝。通州虜急。怒大司馬丁汝夔不職。誅之。當時搢紳見而叱曰。仲途之險如此。有何宦情。此中一士大夫笑曰。若使兵部尚書一日殺一個。我只索拋却。若使一日殺一個。還須做他。富貴迷人。有如此者。

◉◉◉◉貪吏弄巧

宋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矜廉潔。內則貪黷。一日自榜其門曰。某月某日是書縣生日。告示給事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急令我曹書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嗤者。人有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譏而虐矣。

◉◉◉◉◉錢牧齋受辱

明末錢謙益。當清兵入關時。戴清朝冠帽往迎。途遇一叟。以杖擊其首曰。我是箇多愁々病身。打你個傾國傾城帽。帽與貌同音。語本西廂記。聞者絕倒。

前期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出版界之自由運動	一	十八	束溥。	束縛。
	一	廿三	會審公廳。	會審公廨。
光怪離奇之湘西戰爭	四上	二	侵易。	侵略。
大事記	一六上	十	之。爲職務	以。爲職務
曲譜	一九上	八	陸。小山	張。小山
		十一	陸。小山	張小山
		十六	取四。譬亦靈	取譬亦靈
	下	五	宣。歌	宣。歌
		九	解三醒。	解三酲。
		十四	挑。氈	桃。氈
		十五	人。生。面	生。人。面
	二十上	四	東址。	東止。
		六	樓望	樓相。望
			祠。有	詞。有
		九	音。	。一首
		十六	多。不約而同	不約而同
	下	五	言近。	言匹。
		六	法濟。	法海。
			爲。京府。	仿。京師。
		九	晚釣。	晚酌。
		十	待遇	一時。待遇。
		十三	竹坨。	竹垞。
		十七	避。糊	模。糊
			一半楚	一半兒。楚
		二十	孤議。	孤汎。
		廿三	一半開遲	一半兒。開遲
	廿一上	二	易成麗采	雖。易成麗采
		六	萬條。松陰。	萬株。松影。
賈克哥根之吾王萬歲	二四下	四行	險。私	陰。私
	二四下	十四	險。脫。	脫。險。
	二四下	十四	則。國人	時。國人
	二五上	插圖	一蒂。	一幕。
	二五上	插圖	之待。	之縛。
	二五中	九行	所。材	取。材
	二五中	二十	期蘆	葫。蘆
中國影片新評	二六中	七行	舉。得脫	幸。得脫
	二六中	十七	郎。知此去	已。知此去
	二六下	六行	節。駱飾。者	飾。駱賓。者
	二六下	六行	傳。茜害	傳。茜雲
	二七中	插圖	美國蓋。名	美國著。名
	二七下	六行	若。率	苦。率
	二七下	十行	前。就	茲。就
	二八上	插圖	圖。後。	國。俊。
	二八下	六行	可善。	可喜。

聽明的門丁			
二八下	插圖	題給。	題繪。
二九中	插圖	榮員。	榮貞。
三〇上	十四	我得出	找得出
三〇上	十六	具崇拜	且崇拜
三〇下	三行	值班。	值班。
三〇下	四行	間談	閒談
朱先生的靈桌鑽飾			
三三下	十二	包裹。	包裹。
三四上	六行	簡查。	簡直。
三四上	十二	世界下。	世界上。
三四下	十九	鑽裏。	鑽飾。
三五上	十行	鎖看。	鎖着。
三五下	十行	簡查。	簡直。
三五下	廿二	兩耳。	兩肩。
讀者俱樂部			
三七上	三行	酉雲。	白雲。
三七中	五行	酉舌。	口舌。
三八上	一行	延院。	廷院。
三八上	八行	天子空。	天空
三八中	十六	後。客以	復。客以
三九上	十四	叶。天	昨。天
三九中	五行	走廊。	走廊。
四〇下	十行	你說的。	你說了。